

觀察

第廿一期

第三卷

觀 | 察 | 通 | 信

雛型中國

美國通信

中國經濟問題

記錄

人口普查與技術人才

顧問委員會

華萊士競選的道德意味
論立法院內應設置一立法

費孝通

周叔厚

陳達

趙迺禎講

歲尾年頭戰局總分析

史超禮

(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

詳細報告 (瀋陽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

又一報告 (瀋陽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行憲與出殯 (杭州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文藝

瑞士三詠

書評

凌卓

希特勒之末日

鄭慎山

撰稿人

蕭 韓 戴 鮑 錢 錢 錢 魏 蔡 趙 雷 楊 楊 費 傅 程 馮 郭 魯 張 張 梁 夏 陳 陳 許 高 孫 柳 胡 宗 周 李 李 吳 沈 呂 伍 王 下
公 德 世 覺 端 清 邦 維 超 海 西 孝 希 有 移 東 沅 實 炎 搜 友 德 覺 克 無 白 子 國 經 恩 有 啓 迅 之
權 坤 光 民 升 廉 彥 濤 權 宗 孟 綸 通 雷 孟 至 守 今 森 長 秋 德 竹 松 珩 數 寬 忌 適 華 亞 田 青 裕 乾 復 元 中 琳

顧 蕭 戴 鮑 錢 錢 錢 魏 蔡 趙 雷 楊 楊 費 傅 程 馮 郭 魯 張 張 梁 夏 陳 陳 許 高 孫 柳 胡 宗 周 李 李 吳 沈 呂 伍 王 王
錫 錫 文 鍾 歌 能 大 光 家 公 人 斯 昭 友 新 正 德 忠 印 維 衡 之 君 寅 先 美 東 學 浩 澤 世 永 鴻 麟 誌
聚 乾 藍 貴 雲 川 欣 杰 且 壘 超 樞 剛 年 掄 蘭 以 銘 昌 絳 堂 為 菴 哲 邁 遠 初 盈 幽 林 郊 浚 培 霖 昌 信 德 生

撰稿人

書評

希特勒之末日

鄭慎山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by H. R. Trevor-Roper, Mac Millan and Co. 1947.

本書作者特里威羅伯，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歷史學家。當一九四五年九月希特勒的生死尚為一謎的時候，駐德英軍一位情報員的旅長淮特 (Dick White) 邀請特里威羅伯赴德，調查這件事。兩個月後，他的報告完成。英國佔領軍遂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正式宣佈希特勒的自殺情形。特里威羅伯因調查的結果，發現許多材料，并由淮特氏之鼓勵與贊助，遂寫成本書。

此書除述希特勒如何死亡外，尚敘述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德軍將領之陰謀叛變，希特勒之日常工作與健康，他和各將領之關係，戈培耳 (Goebbels) 之普羅毀滅計劃，斯皮耳 (Speer) 之抗命，希摩勒 (Himmler) 之奇怪性格，詭計，與猶疑，繼承之鬥爭，戈林 (Goering) 之失勢，及波爾門 (Bormann) 之陰謀與其在希特勒死後繼續保持政權之志願等。作者對於這些問題以及希特勒與其女友下勞恩 (Eva Braun) 自殺後之焚燒典禮，與各納粹要人之逃散，無不根據可靠的事實，出以生動的文筆，夾以敏銳的批評。故本書不但是一種政治歷史的名著，而且是分析權力變質 (Metamorphosis) 的傑作。

據特里威羅伯，希特勒末日的政府，由內閣變為一朝廷 (a court)。這個朝廷中的人物，大都是阿諛諂媚之徒，庸醫與星卜家。而朝廷所在地，即是柏林首相官邸的地窖。納粹德國常被認識為全權主義的國家，即全部動員與集中統制的國家。然納粹德國集中統制的，只是政策，而不是行政。德國政治和行政的機構，乃是「私人統治範圍」 (Private empires)。私人軍隊和私人情報

組織的混亂現象。結果，政治變為無責任的專制， (Irresponsible absolutism)，或封建式的紛亂 (Feudal anarchy)。希特勒個人的權力，僅能掩飾這種紛亂，而沒有方法改變這種紛亂。

納粹哲學是虛無主義 (Nihilism)。這虛無主義，在納粹運動的初期和希特勒的末日，都很顯明。其公式是「世界權力，否則毀滅」 (World Power or Ruin)。所謂世界權力，是征服俄國，消滅斯拉夫民族和將歐洲東部殖民地化；這是納粹主義的意義。希特勒仇視法國，因法國在歷史上常與歐洲東方各國結同盟；他仇視英國，因英國愛干涉歐洲政治。所以德國對英法的戰爭，是傳統的戰爭，即是為外交目的之戰爭。德國對俄國的戰爭，是一種十字軍東征的戰爭，是思想的戰爭。這思想是德國民族為主人民族，斯拉夫民族為奴隸民族。希摩勒及 S. S. 軍隊，即是執行反俄政策的。納粹的反俄特點，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因德國陸軍參謀部之反對希特勒，也就在對蘇俄作戰一件事上。

德國的陸軍名將，大都是德國東部的貴族，由他們主持的陸軍參謀部，另有一種政策，即是想恢復一九一八年以前的情形，使德國成為一強國，而保留優良的軍隊。故陸軍參謀部在征服法國與波蘭之後，就想在一九四〇年停止戰爭。然希特勒為勝利所迷醉，不願陸軍參謀部之反對，將歐洲東部實行殖民地化，並進攻俄國。同時，陸軍參謀部的力量很弱，終屈服於希特勒專政之下。一九四一年十月，當德國軍隊快到莫斯科的時候，希特勒狂放到了極點，宣稱戰爭已了，「俄人已不存在」！他並不預先和陸軍參謀部商量，忽解散陸軍四十師人，使之復原工業；同時，又停止軍火生產。這年十一月希特勒自任總司令，不久更將精明能幹的參謀總長哈德爾 (Haldler) 免職。復使「聯合參謀部」 (OKW) 成立，陸海空軍之政治部，而由卑耶之凱得耳 (Kettel) 和約得耳 (Jode) 主其事。於是關於戰爭之發號施令，出自希特勒的柏林地窖中，而納粹黨已完全操縱軍隊了。自一九四〇年之勝利以後，納粹領袖日趨墮落。如航空部長戈林已墮為元帥，并成巨富，故疏忽職務，專事享受，即其一例。然在黨內，希特勒始終最高無上，即在其末日，依他的權力，還能令他的黨徒服從。但希特勒若一旦死亡，則繼承就成了問題。他在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曾明令指定戈林為第一繼承人，黨部部長赫斯 (Hess) 為第二繼承人。戈林性情殘暴，是最初創辦「粹特工」之人，但毫無政治能力。赫斯則頭腦簡單，缺乏判斷力，信仰不合理，却是一個無害於人的人。然一九四一年，赫斯忽發神經，運飛蘇格蘭，被英國人拘

，於是第二繼承人出缺。這時，希特勒的私人秘書波爾門繼任為黨部部長。於是年六月二十九日之命令，僅指定戈林一人為繼承人。從此，波爾門視戈林為眼中釘，並藉藉故打倒了戈林，把他拘禁了。但論資格，還有希摩勒，波爾門又挑撥離間，希特勒終認希摩勒為叛徒了。可是無論如何，波爾門總沒有做繼承人的資格。所以希特勒的遺囑中，指定了海軍大將杜尼茲 (Doenitz) 為繼承人。這繼承人鬥爭的教訓，是值得任何專政者的注意的。

一九四一年年終以後，德國戰事節節失敗。戈培耳盡了他的宣傳之力，以求安定人心。他是納粹黨人中的唯一知識分子，而且品行頗好，長於行政。他主張全面戰爭，全面動員；他既沒有辦特工，也沒有奢侈習慣，可以說是希特勒的忠實信徒。所以希特勒和卜勞恩女士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自殺之後，戈培耳和他的夫人，在五月一日先毒死他們的兒女六人，也就從容自殺。其他納粹要人都只知逃死偷生，這不如戈培耳的忠於主義。

凡一政權在戰事失利時，除需要宣傳外，還需要特工，以防止陰謀叛變。因此，希摩勒的地位日高。他是一個極端殘酷的人，好殺無情，曾命令毀滅猶太人和斯拉夫人。他又絕無知識而貪財，可是他長於行政，善於用人。所以他的部下對他，都很忠實。他自己對希特勒，也異常忠實。然他後來私託瑞典典言和，為希特勒所不滿。杜尼茲繼承政權，將希摩勒免職。德國投降以後，希摩勒自行走入英軍防區，為英軍所捕，就立刻服毒自殺。這是納粹特工領袖的下場。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希特勒在拉斯登堡 (Rastenburg) 召開軍事會議。一軍官名叫斯陶芬柏格 (Stauffenberg) 的，置一炸彈於書包中，而以書包放在會議桌子的下面，藉詞離會。不久炸彈爆發，希特勒僅受輕傷。希特勒從此更不信任陸軍將領，因此案處死陸軍參謀部人員達五十人之多。希特勒的辦公總部，更成了阿諛諂媚的人們的朝廷了。

一九四四年八月以後，德國在東西各戰場都著着失敗。但希特勒狂怒不改，宣言：「我們決不投降」。然到了兵臨城下，就是納粹黨各要人，也不敢相信這話了。故各要人口頭上雖言勝利，然暗中多準備逃命，交涉投降。於是紀律和組織，全部崩潰。希特勒的應付方法，本於他的「世界權力否則毀滅」的原則，自居為毀滅之神。如不能毀滅敵人，即毀滅德國和他自己，亦所甘心。戈培耳隨身附和，重倡半命時代納粹主義的毀滅口號，對於聯盟各國在德國的轟炸被毀，表示歡迎。

一九四五年一月以後， (下接十二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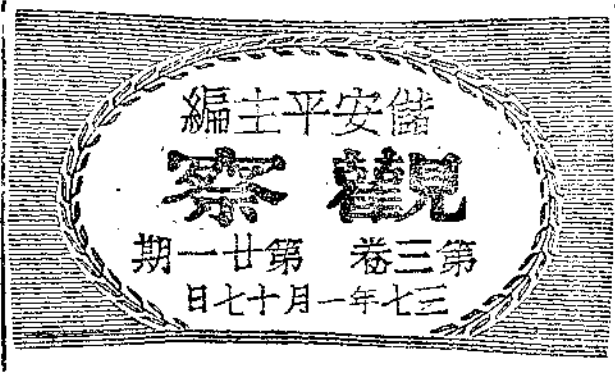
社址：上海（五）北四川路
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三月（十二期）半年（廿四期）
平寄：十萬元 郵寄：十二萬元
掛號：十五萬元 掛號：十七萬元
法航：十八萬元 法航：二十萬元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城內大街一一〇號



本期作者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周叔原：國立政治大學
陳達：清華大學教授
史超禮：
凌卓：
鄭慎山：

華萊士競選的道德意味

費孝通

華萊士的決定競選總統，道德意味遠勝於政治作用。從政治打算上看去，華萊士競選勝利的機會，即使不能說完全沒有，（誰敢預測今後十個月裏世事的變化！）也是很渺茫。如果他明年會入主白宮，真將是美國歷史上的奇蹟。這位雖則久已被視作不諳「政治」的理想人物，豈會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他對於華盛頓官場的現形並不是太外行；四年的副總統，二年半的商業部長，以及他家世和華府的長久歷史，至少可以使他知道獵取高官厚爵的傳統路道。以他和羅斯福的關係，憑他的口才詞令，加上他能取悅選民的面貌，祇要肯在政治見解上遷就華府幕後人物的意旨，杜魯門是難於和他競爭的。華萊士如果想明年就進白宮，也就是美國人的所謂「政治」，決非難事，但並不能從現在他所挑選的路上走；現在所走的路，最後的終點雖則也可能是白宮，但是極迂迴曲折的。他知道這路是迂迴曲折而放大步子走去，顯然地他的目的並不在入主白宮而已了。

華萊士的競選已被歐洲許多怕共和黨當選的人引為「遺憾」，甚至批評他這一着是政治上的錯失。不錯的，他這樣做，把民主黨蟬聯的可能減少了。老羅斯福在第一次大戰前夕所領導的共和黨分裂運動給威爾遜選機會的教訓，在這時又拈出來批評華萊士是拆民主黨的台了。華萊士如果用他現有的聲望，還是可以和杜魯門講條件，分得一杯羹；拆民主黨的台，對他有什麼好處呢？拆台的結果，便宜了共和黨，而共和黨依普通的說法，是代表大企業利益，反動的。華萊士以獨立候選人資格來分取本來會投民主黨的票子，不是助長了美國的反動勢力了麼？這豈是華萊士的本意呢？因之，從「政治」立場來看，華萊士是錯了。

說華萊士走錯了路的歐洲批評家關心的自是他們指望已久的「馬歇爾計畫」。共和黨的塔虎脫已表示「不能這樣慷慨」，就是以進步派自居，並且曾被譽為威爾遜第二的司徒森也已說過，「不資助歐洲實行社會主義」，如果這些人執政白宮，西歐集團能否美債來重建戰前秩序，大成問題。他們希望杜魯門聯任，或甚至馬歇爾升任；現在給華萊士這樣一搞，眼看民主黨分裂，怎能不覺得這是個「災難」了呢？

華萊士為什麼這樣決定呢？說他是個獸子是不足取信的，他必然權衡過他獨立參加競選的得失。他所求的不太可能是明年做總統的機會。不想做總統而去競選，是不是想消極的向杜魯門報復麼？他如果是個胸襟狹小的人，也許可以憑着他的一點力量，損人不利己的搗一次亂，但這不是有平民世紀理想的華萊士。他並非不想成全民主黨，甚至成全杜魯門；他副總統的地位給杜魯門搶了去之後，還幫過杜魯門渡過艱難的戰後復員時期。他這次和民主黨分裂決非私人間的恩怨，而有着更大使命；他要挽回一次世界的浩劫，甚至可能是人類文化的毀滅。所以我說，他這個行動是富於道德意義的。

我說他這行動富於道德意義並非祇是一種讚嘆之語。他不是個宗教家，不是個良心主義者，也不是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諸葛亮，而是個明白道德力量是政治基礎的人，從這基礎上可以重建和平，完成這次世界大戰所未竟的使命，樹立一個新的秩序。他說「一個正義立場勝於百萬雄師」，就是在點明道德力的重要。但是道德力怎能化成實際政治呢？這問題裏包含了不能不和民主黨分裂的原因。

當前世界最嚴重的是道德基礎的動搖。我所謂道德並不是指行為不合社會所規定的標準，而是人和人之間喪失了可以互相信任的憑藉。缺乏互相信任的人無法合作的。信任有賴於言行的一致，可是現在有力支配世界秩序的強權卻並不能言行一致。爲什麼呢？那是因爲強權在戰後實際上已取消了他們在戰時所許下的諾言，可是表面上却不便把現有的真正目的說出來，於是言行分離了。美國是這次大戰中損失最少，而且因戰爭的刺激生產力加倍的國家。他的原有社會秩序非但未受破壞，反而在窮困的鄰邦的襯托中更見得難能可貴。在戰時，同盟國之間有着個相同的目標，爭取勝利，在戰後建立和平時，美國和其他國家裏大多數人民所要建立的秩序却大有差別了。其他國家裏大多數人民認爲祇有開放政治和經濟的權利才能激發勞動者建設這殘破的世界的熱忱，戰前那種有限的政治民主和經濟的寡頭統治決不適應戰後世界，因之在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風起雲湧，亞洲各國獨立運動蔓延各地；——他們要求一個新秩序。但是美國呢？國內的人民並沒有感覺到這需要。在戰時平民階級的收入普遍提高了，大企業家在政府保證定額的利潤下，從事軍備生產，累積了巨額資本，一切都以繁榮兩字來形容。繁榮和改革是抵觸的，要一個滿意於現狀的人求改變是得不到同情的。儘管馬克斯說資本主義是剝削性的，而收入日增的美國勞工，對這說法却不會太認真。一般的平民看不到改革的需要，而一輩在現秩序中具有特權者却很明白其他各國人民所要求的新秩序對於他們却是個威脅。新秩序對美國現狀的威脅有直接和間接兩方面。直接方面說美國之外的世界如果社會主義化了，他們國際性的經濟活動（美國的大企業早就是國際性的了）將受到嚴重限制。這就是馬歇爾計畫在歐洲要打破單邊貿易的原因。擁有巨大資本的美國企業家需要一個不受政治勢力限制的世界市場，他們已不怕競爭，所以自由貿易成了他們競爭勝利的保障；而社會主義的國家却將排斥國際性的獨占企業，打擊不負責任的經濟權力，所以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也就直接威脅了美國的大企業利益。

美國大企業特權建立在美國現有秩序的維持上，而現有秩序的維持却靠了經濟繁榮。沒有人能比美國大企業家更明白美國繁榮，在現有秩序中，是不能關起門來的。現代的經濟是個動態的經濟（和我們自足的小農性靜態經濟性質不同）。美國在戰時生產力得到膨脹是因爲他担負了同盟國兵工廠的任務。大量的軍租借法案向外輸出，他們不必考慮到國外的購買力，依着戰爭需要儘量生產。生產軍備的過程中提高了從事這項生產的勞工的收入，擴大的他們的購買力，再刺激其他的生產，所以結果，美國雖則無償的供給了戰場上的消耗，

同時却提高了國內的生活程度，因爲他們所提高的生產力還超過了租借法案裏輸出的數目。這是一個值得世人注意的重大經濟試驗，一旦生產力打破了市場購買力的限制，那就是說採取了「計畫經濟」，人類享受的提高是可以突進的。——可是美國並沒有學得這教訓，他們的大企業利益不肯接受政治的控制，不肯向社會負責，他們要恢復市場經濟，而他們的市場却是國際性的，於是美國的繁榮也就倚賴於世界市場的「自由」和「安定」了。如果美國不能以政治力量控制世界市場，他們的繁榮就會發生問題。不景氣一旦發生，美國現有秩序也就難於維持。其他各國社會主義的成功間接地會威脅到美國現有的秩序。

美國要維持他自己現有的秩序不能不在其他各國恢復戰前的舊秩序，於是和其他各國人民對新秩序的要求相衝突了。恢復戰前舊秩序既不能滿足其他各國人民的要求，這也就不能成爲響亮的口號。如果他們言行一致的說明想藉戰爭中所形成的龐大經濟力，爲了維持美國利益，來控制世界政治，必然會引起其他各國人民一致的反抗；所以他們言行得分離了，爲了掩護他們的行動，他們得提出一套和實際不合的口號；民主和自由那一套內可以獲得美國人民支持、外可以吸引其他各國人民擁護的名詞；同時以反蘇作爲衛護民主自由的行動，從而達到以金元控制其他各國的政治，建立一個美國大企業可以「自由」發展的世界市場。

民主和自由是人類所愛護的，但是以衛護民主和自由爲口號的美國帶給世界各地的却是戰亂和殘殺。這裏引起了惶惑、猜疑、和不信任。真理被變遷是道德基礎崩潰的起點。

美國是戰後世界的領袖，單憑他們的財力，這地位是不易動搖的；美國有着爭取民主自由的傳統，祇要他們不肯叛他們歷史的使命，他們的領袖地位是可以得到其他各國人民所擁護的，但是爲了眼前的富裕，他們却縱容了大企業家，篡奪這領袖地位去爲他們少數人利益作護符——這是美國人民的恥辱，是一切素來愛好美國的朋友們引爲痛心的事。美國人民豈是真的願意這樣賤價出賣他們歷史上難於再得的地位了麼？

華萊士爲了美國道德的傳統，放棄了他們政府裏的地位，退居於野，現在更在這「馬歇爾計畫」即將具體化的時候，勇敢的站出來，向全世界說明至少美國人民並不完全是口是心非的。「千萬美國人民要求我獻身於這一偉大鬥爭。人民是前進的！」他又說：「和平需要我們人民之間的真正理解，和平與理解的奮鬥愈大，世界將愈加確定地知道美國人民並不在兩黨的度動戰爭政策

後面，那種政策正在分裂世界為兩個武裝陣營，要使美國士兵穿了北極寒衣在蘇聯雪地鏖戰的日子成為不能避免。」

為和平而導向戰爭，為繁榮而授予殘殺——那是矛盾的字句。華萊士就在指責這矛盾：讓撒旦說出撒旦的話，讓上帝的聲音歸回上帝，使人民在撒旦和上帝之間能有明白的選擇。是非辨別，名實的鑑定，那是道德；至於美國人民願意作什麼選擇，那是政治。他說：「人類面對着一個較任何時代更嚴重的威脅，——這威脅，在我讀來，是一個道德的威脅。戰爭、窮困、仇恨不應是，決不能是，民主和自由的註解。」

如果華萊士祇限於道德上的控訴，他以「新共和」雜誌主筆的地位已經够了，但是他還要走一步，這一步還不是美國普通所謂的「政治」，而是要使美國民意能在政黨機構中得到確切的表示。他要改革美國現有政治機構，因為現有的機構已阻礙了民意對政治的控制，再換一句話說，除非美國本身實現了民主政治，才能轉變改變美國整個政策的方向，而獲得在和平的世界秩序中領袖的地位。

我這樣說，包含了現在美國政治已經不受民意支配的事實。美國的政治決定於民主和共和兩黨，而這兩黨却受着相同勢力的支配。我在「初訪美國」中也已分析過這情形。美國大企業的集團是超黨的，同時對兩黨投資的，誰上台都不能違反他們的意志。羅斯福總統會想改革這傳統，他曾想以有組織的工會力量來做民主黨的支持；他曾想左右議員的選舉，但是他並沒有成功。他最後還是遷就了現實，杜魯門的被挑作副總統是遷就南方民主黨保守勢力的例證。

英國政治學者常指出英美的政黨性質不同；英國政黨反映經濟利益，而美國政黨却反映歷史上的南北分歧。美國人可以驕傲說他們有兩黨同意的外交，其實這正說明了兩黨在重要政策上是沒有分別的事實罷了。一個民主國家利用政黨機構來決定政策的方式中，發生「他不過是我的應聲蟲」(羅斯福指斥杜威語)的現象是很耐人尋味的。這祇能發生在兩個可能的情形中，一是這國家經濟利益並不分歧，二是這國家的政黨並不反映民意。美國屬於那一種型式呢？我的看法是屬於後者。

美國政黨的不能反映民意一部分是由於所謂「政黨機器」(Party machine)的把持，一部分是由於美國人民對政治的消極態度。重要的還是在人民政治程度的低落。美國的歷史太短，在他立國的早年，人民所要求的是不管理事的政府，「政治」是壞的，「政客」是壞人。祇要政府不來麻煩人民就算是不錯了。這種歷史所遺下的基本態度深入人心，於是政黨也成了少數黨老闆

(Party Boss)所操縱的「機器」了。黨老闆們用政治做買賣，有錢人會提出來支持競選，登了台保證支持競選的後台的利益，作為報酬。金元和政治在美國是分不開的。社會在演進，政權日見重要，個人還可以不管政治，可是却逃不出政治的控制。在美國普通人還是消極的壓惡這愈來愈管事的政府，並沒有覺悟到為了配合時代，祇有積極的參與才能保障個人的利益。即使有覺悟的也會覺得無能為力，因為積重難返的「政黨機器」是消極政治中的產物，不適用於積極政治的。政策決定於政黨，而政黨却操縱在少數黨的人手裏；人民祇能在已有政黨中去挑選，如果已有政黨沒有如自己意的，他就祇能在兩個不如意之中挑一個。

組新黨罷？老羅斯福的教訓又壓上來了。新黨並不是不能組，但是要組得成，就得在社會裏已有個具有政治意見的潛在勢力，這勢力在數量上必須要超過對立的勢力加上投票時不加思索的人。美國這個政治程度極低的國家中，經過思索而投票的人本來已不多，他們獨立起來要能得到多數選票是不容易的。因之很少人願意嘗試，凡是嘗試的也不免被視為斷送政治生命的「骰子」了。

華萊士在這世界面臨「和平抑是戰爭」的關頭上組織新黨是冒險的，他寧願冒險，至少告訴了我們說：第一，要希望現有的民主共和兩黨中任何一黨採取和平路線已屬不可能。美國大企業集團已下了決心，要把世界拉回到戰前秩序上去，沒有妥協。第二，這個對美國人民「自身以及子孫導向戰爭的政策」並不完全合於華萊士所代表的平民利益，所以他的號召可以得到一部進步人士的支持。第三，在他看來，現有改革不會得到結果，因為他說「我們用糧食在政治上收買的人，馬上就會拋棄我們。他們暫時感謝我們，但轉過身來就會憎恨我們，因為我們的政策摧毀了他們的自由。」第四，如果現有政策並不能控制一個美國大企業集團可以「自由」出入的世界經濟市場，就不能避免將降臨的不景氣。第五，美國人民必需有一個新的理想，新的方向，才能渡得這不景氣，這理想、這方向要能成爲一個政治力量，就得有一個新的政黨。

華萊士的競選並不表示他已有把握於本年十一月裏被選爲美國總統，而表承在最近的將來美國政府並不會改變他們戰後所採取的政策。除非這政策把災難帶到了現在碩果獨存的繁榮孤島，這政策是不易改變的。華萊士競選的政治作用將發生在不景氣之後的美國，以現在來說，他的動作的道德意味。這勝於政治作用。

一月七日於清華醫院

論立法院內應設置「立法顧問委員會」

委員會

周叔厚

民主國家的議會形式，各國不一：有採獨院制者，有採兩院制者。在兩院制中，其中一院代表全體國民，大率由人民依普通、平等、直接、秘密的原則，選舉議員組成，通常多稱此院為「下院」。我國憲法中的立法院，其性質與「下院」者相似，而民選的立法委員，亦復與下院議員相當。

我們考察各國議會議員，有許多不過是濫竽充數，備一席位而已。尤其是關於立法上的問題，簡直無力勝任。蒲萊士 (James Bryce) 說過：「由於現代立法之繁複，以是許多呈請立法者之前的問題，實非對此具有專門智識者所能理解」。議會議員的職責，主要的乃在國家法律之制訂。但因現代文明的進步，社會上種種問題，皆與人民生活直接有關；而政府職掌日趨繁重，不獨對內行政為然，即國際間事件亦常與政府行政大有影響，凡此又均須議會立法，以為人民生活或政府行政的準繩。所以議會的立法範圍，亦日趨擴大，立法專業也日漸繁複，對於某一問題若無專門智識，自然不易理解。蒲氏之言，實有至理。所以我國憲法，特在第六十七條規定：立法院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有關係人士，到會備詢。用意就在於民選的立法委員，對於某一問題的立法，未必具有充分的智識，得請求對某一問題有獨到見解的人士到會備詢，提供意見，以為參考。

但是「備詢意見」，僅止於提供參考。立法委員尚須綜合各項意見，使之條文化；而對於其他院部提出的法案，有不同意見者，亦尚須加以修改，這種「條文化」的字句應如何草擬，或修改的字句應如何斟酌，這些都涉及立法技術。這種立法技術，乃是一項專門性的學問，非常人均能通曉；這對於一般奔走活動於黨派官場之間的議員或立法委員，不免是一大難題。美國大學法學教授們所組織的立法起草研究會 (Legislative Drafting Research Club) 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強白命 (J. C. Chamberlain) 領導時代，亦承認法案起草工作，

「強白命先生對於官場的議員所能做到，必與普通立法技術的專家才可勝

任。一九一六年美國議會審議船舶局組織法，在這件法案草案中的法條字句及法條排列的先後系統，皆極模糊，破碎不堪，這時強白命適派其會員白滿教授 (M. Beaman) 往華盛頓為議員們義務擔任法案的起草工作，白滿氏乃趁此機會，即將該法案妥加修正，把條文字句以及條文排列先後的系統，弄得十分合理，使一般議員深為嘆賞。自從這件工作做了之後，美國議會，遂深感受於法案起草工作，實在需要對此有專門技術的人才担任。因於一九一八年，兩院各自成立了一個立法顧問處 (Office of Legislative Counsel)，延聘法律專家協助議員起草及修正凡屬聯邦性質的一切法案工作。由於此項工作效果顯著，各

邦邦議會遂亦有此種類似性質的組織出現。如衣阿華、麻沙諸塞、阿拉巴馬、北達科他、康涅狄格、坎沙斯、維琴尼亞、拉布拉斯加、伴里諾斯、羅得島等皆設立一個立法參考局 (Legislative Reference Bureau)，密歇根、俄亥俄、賓夕法尼亞、塔克沙斯、南達科他、威斯康辛、威爾遜、印第安納等，都置設一個立法參考兼起草局 (Legislative Reference and Drafting Bureau)，加里福尼亞亦有一立法顧問局 (Legislative Counsel Bureau) 的設立，此外，美國律師公會也有一個立法起草特別委員會 (Special Committee of Legislative Drafting) 的組織。這些組織的用意，就是因為議員們立法技術的修養不夠，特設置此種組織，協助議員，使立法工作能够勝任愉快。美國教育水準已高，但民選議員尚不免有此缺陷，我國民選之立法委員，以現況推論，此種困難，恐亦難免。所以這種立法技術上的問題，對於民選的立法委員，是值得顧慮的一個問題。

立法院組織法第三條第一項列舉內政、外交等二十餘委員會，負責內政、外交等項立法審查工作。同條第二項規定必要時得增置其他委員會。依此規定，作者建議，可否在立法院各種委員會之後，仿第一項規定的名稱，增置一個「立法顧問委員會」，聘請社會上關於立法技術的專家如法學教授、律師

等人任之。若當選之立委中，有具備此種法律修養者，亦可兼任。

我這項意見，曾于三十六年九月十六日上海中央日報上建議當局，請予採納。近見報端公布之修正立法院組織法，其新增之第六條，規定在各種委員會中置專門委員一至三人負法案草擬之責。但該組織法所稱之專門委員，係指當選立委中具有此立法技術一門學問者而言，並未包含非立委之法律專家在內。我們就本屆各黨提名的立委候選人看來，其中為法律專家者，為數不多，以此寥寥可數的法律人才，欲負全部法案草擬之責，是否足夠分配，近代立法範圍擴大，立法內容，極其繁重，尤以民、刑、商事等委員會之工作與立法技術關係更切，若依修正案之規定，則同為民選代表，而令此極少數人担負如此繁重

之工作，不獨影響工作效率，且因立委多有黨派關係，更易騷擾立法之弊。至于忙閒不均，猶其餘事。所以無論為增進立法工作的效率及完備起見，在立法院中特置一立法顧問委員會，實有必要。此種委員會，因與立法院其他委員會之純由立委自己分別担任者，性質不同，其組織不妨另以法律定之。

同樣，在省市縣議會裏，也可以設置類似性質的組織，其名稱可擬定為省市、縣議會立法顧問處，市議會立法，附設於省市、縣議會組織法之內，以協助省市、縣議員的立法技術工作。

在國大未集會之前，甚願再將此事提出，盼社會明達，有以注意及之。

(三十七年元旦)

人口普查與技術人才

陳達

現代的政府，有許多工作需要技術人員來担任，人口普查是一個很明顯的例。我國的戶政，素沿舊習，除擬公文及辦公文以外，服務人員大致不注重技術訓練。歷史上的口數字，其可靠性甚低，固不必說。即民國以來的官家人口報告，比較翔實者亦絕無而僅有。其主要關鍵，在担任這種工作的人員，缺乏適當的訓練。

所謂人口普查。是指由直接訪問所得的人口資料。通常由政府派員向各人訪問，由各人直接答復；將這些答案整理出來，然後編撰報告。自始至終，是技術人員的工作，今簡述於下：

(一) 指導人員 負指導人口普查之責者，必需是高等專門人才，不但精於普查的技術，並須對於人口學有相當的了解；同時必需經驗豐富，有判斷力，有堅強毅力的人員。他們是應該對於普查有全盤的籌算，並能提綱挈領的人物。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計劃，監督與指導，普查的成敗，大部份是由於他們的稱職與否。所謂計劃，不應專憑空想，實應求於可能範圍內逼近事實。所謂監督，對於普查進行時，要負責管理。所謂指導，對於全部工作，要施以廣義的教育與啓示。

指導人員應由一人總其成，並有數人相助，才能分頭負責。他們的工作至少要包括下列各項：(1) 人口普查區的劃分，(2) 普查表格的擬訂，(3) 各級工作人員的訓練，(4) 工作人員須知的印行，(5) 調查工作的視察，(6) 統計

方法的選擇，(7) 統計表格的擬訂，(8) 人口報告的編著等。

(二) 技術工作的概述 人口普查雖可分行政與技術兩個部門，但行政所佔的成分不多，因整個政府是行政機構而普查的行政不過是一個部門，凡屬各級政府官吏，對於普查必需負行政之責。至於普查的內容，大部份係含有技術性的工作，雖技術的程度是不等的。扼要言之可舉數例如下：

(甲) 普查表格的擬訂 人口普查是現代行政最基本的工作，其材料又為社會科學所必需者。因此普查表格內必需僅列最基本的問題。我國以前的人口問題表，往往列入不甚重要的項目。例如有一種表格列入(1)是否收藏鎗枝？有一種會列(2)是否天足？還有一種會列(3)是否國民黨黨員各問題？可以看出主持普查者尚未了解普查的意義。最近內政部人口局所擬者尚有「在本縣市居住是否滿六個月」一項，凡此俱足以表示擬表格的專員，未曾將問題表的項目，縮減至最低限度，以致調查進行時，浪費人力與財力，找些不是最基本的資料。尤可疑者人口局的職責，應該是劃一全國的表格，乃於全國普查計劃草案第二十七條，允許「各省市因地制宜，得視察實際需要，酌加項目」。其流弊或至於各省市隨意增加問題，以致最後關於全國擬製統計表時，無法編製全國一致的統計表。從前各省市擬表格，犯了各自為政的毛病。不想人口局明文規定，授權於各省市增加問題表內的項目，以增加統計的紊亂程度。不知此種指導，對於全國人口普查，有利抑或有害？

如下：(1) 普查區的技術主任，(2) 巡查員，(3) 監察員，(4) 管理員，(5) 調查員。因各人所需要的技術不同，所以訓練的方法亦有區別。訓練時必須將適當的技術知識，編成講義，從詳講解，並輔以實地練習，才能使受訓者於結業後勝任愉快。普查區的技術主任應由大學畢業生專修社會學或經濟學者擔任，巡查員由中學校長委任，監察員由中學校員充任，管理員由鄉保甲長兼任，調查員由小學教員擇優委任。上列各種人員俱須受訓，然後擇優委派。以調查員論，其主要教材，應為對於普查表內各問題的了解與分析。他們的重要任務是在關於這些問題如何得着答案？對於答案如何鑒別錯誤？如何糾正錯誤等？其餘人員亦各有專責，訓練的目標與內容，應以協助達成其專門任務為目的。

(丙) 調查工作的視察。當普查進行時，在一個普查區裏，應有分級的督察人員。他們的職責是在指出並糾正調查的錯誤。關於這些人員，直接管理調查員者有監察員，直接管理監察員者有巡查員，直接管理巡查員者有技術主任，他們應在普查區內巡迴旅行。調查員遇到困難時，往往有監察員在旁，可負糾正之責。監察員即使當時不在場，亦必在臨近的調查區。監察員不能解決時，請教於巡查員或技術主任。不論何人遇到調查工作發生問題時，可於最短期間設法解決。如此，不妨礙調查的進行，亦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巡迴旅行是一個新的原則，在抗戰期間關於普查工作收效甚宏。有些成績優良的督導人員，尚能根據實際經驗，提出各種建議，預防關於調查錯誤的發生。

前述巡迴旅行的辦法，與我國從前的習慣迥然不同。記得民國十七年時，河南省某縣辦理保甲戶口，調查員遇到困難後，向上峯請示，層層向上遞呈文，最後遞至南京，俟內政部復文到河南時，該縣全部工作業已結束。當民國三十年內政部舉辦戶政訓練班時，我被聘為主任教官兼實習指導，即在四川巴縣舉行人口普查。在普查進行時，部中勸我選擇一個適中地點，在公事房內坐守

週旅行，協助調查員於最短期內，在當地解決各種問題並討論新問題。

(丁) 統計方法的選擇。我國現有的人口統計，大致依賴劃記法，但容易發生錯誤，實是人口資料不可靠的主因之一。此外尚有一種人工整理法，謂之條紙法，原為德國拜凡利亞所發明，但為印度所採用。自一八八一年以來，印度的人口統計，普通係採用此法來整理，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於民國二十九年，在雲南呈貢縣舉行普查以後，將劃記法與條紙法作一比較研究，結果如下：(1) 以所需的統計時間論，劃記法比條紙法要省百分之八，(2) 以經費論，條紙法要多百分之三，(3) 以準確論，條紙法要減少錯誤至百分之八十六。視此，條紙法為較優的方法，已無疑義。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內政部頒布「各省市辦理戶籍及人事登記實施程序」時，業已決定採用條紙法來作統計。

人口普查資料的整理，應否採用機器法，我們可以考慮。依準確的程度論，無疑的機器法可以減少錯誤，提高工作效率。但機器法的經費必然大量的增加，因大量的人口需要大量的卡片，而卡片是很貴的。我國在舉辦人口普查之初，因內容簡單尚無採用機器法的必要。印度自由英國主持舉辦人口普查以來，自十九世紀末期以迄於今，即用條紙法來整理資料。印度的人口略與我國相等，其人民的知識水準，亦與我國相似。印度的工資低微，國計與民生俱不富裕。每次人口普查以後，整理材料與印行報告，未聞稽延時日，其統計的準確程度頗高。我們經審慎考慮的結果，應以採用條紙法為適宜。

由以上的簡單敘述，我們知道現代式的人口普查，實是含有技術性的工作，不是一般的公務人員可以擔任的。我國以往的缺點，在不拿人口普查，當作一種技術工作，所以各級工作人員，俱由普通的公務員抽調負責。上層人員與基層人員俱非由技術人員來參加，以致結果往往是不可靠的。自今以後，為要提高人口資料的準確性起見，關於人口普查必需要從訓練技術人才開始。

中國經濟問題

趙迺搏講
揚子記投

收。(編者)

編者按：這篇稿子是北大一位同學投來的，是北大經濟系主任趙迺搏先生寫的記錄。編者曾將此文送請趙先生過目，趙先生復信說：「大體正確，惟數字稍有小異」。趙先生因係他人文字，未允作任何修

「中國經濟問題」，這個題目很大，也最為人關心，很多人要我談，但我得先聲明，所有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

的問題，研究起來，有幾個困難。第一，不能十分正確；因為社會現象無法實驗，也無法有適當的數字，可以衡量，第二，社會各方面的現象是變動不息的。書本上的理論與事實不會太相符因為理論是靜態的，而應用起來，却是

動態的。第三，我們去研究的人，本身是在社會中的一份子，研究社會問題時，不免有偏見。難得客觀。關於中國經濟問題，可分四點來解釋。

(甲) 中國經濟的病態

第一、半殖民地的經濟，戰前不必說，東北是日俄的侵略範圍，華北是日本的，華中是英美的，華南是英法的，那時候中國是外國商品的傾銷市場，外國資金的投資市場，戰後不，等條約雖經取消，但是很多地方還要求人家幫助，因此處處受限制，仍是半殖民地的經濟。第二、地不大物不博，以前人們以為中國地大物博，其實，地雖大，可耕種的却不多。譬如英國平均用米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土地是二畝半，美國是四畝半，而我們中國只有一畝或半畝。至於物，也不博，工業化中所需的基本原料很缺乏。第三、腦力血虛的經濟：今日中國財富分配不均，集中在少數人手上。戰前這種現象已經相當顯明，八年抗戰的結果，豪門與官僚資本操縱了一切。大多數人貧苦，財富集中少數人手上，因此說是腦力血虛的經濟，腦力血虛是，人中風半身不遂的。第四、經濟的經濟：只看到近處，而沒有遠大規模的企業組織。第五、部落思想，藩鎮割據，區域觀念的經濟：各省之間互相限制，有多餘糧食的省份不肯把糧食運去接濟缺糧的省份，區域互相隔絕，使全面的經濟政策無法推行。

(乙) 中國經濟建設的遠景

先談(一)理論方面：我可以先用兩句成語來說明，那便是一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經濟建設應該遠大，我盼望能到三點。第一、點的建設：那便是航空建設的發達。昆明與瀋陽之間，一飛即至，可以聯繫得很緊。第二、線的建設：如鐵路線兩旁的建設，譬如平津鐵路沿線各地可以聯繫好。第三、面的建設：如水利，電氣工程的成功，惠及好多省，譬如長江水利計劃，如果成功利益可及十多省。縱谷這三點，將來經濟建設的遠景是很美的。其次可以用另外兩句成語，來說明經濟建設的理想那便是「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經濟計劃應為子孫後世着想，要使將來的國民工資所得，依他們的勞力和貢獻而有合理的分配，各種生產應有平均的發展，生產要素需按需平均發展。個人所得平均了，生產建設也平均發展了。我們的子孫才能有飯吃有衣穿。(二)經濟建設的政策：我們應採資本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呢？不可諱言的，資本

主義已過時了，社會主義正在抬頭。然而二者中間的界限很不容易分。今日純資本主義國家很少，英美制度中有社會主義的成分。蘇聯制度中也有資本主義成分。英國有位大經濟學家說：「在資本主義的大海中，可以看見社會主義的小島；在社會主義的大陸中，可以看見資本主義的湖泊。」我常愛說笑話，我說資本主義是白色的，社會主義是紅色的，而事實上世界是粉紅色的，是桃紅色的。

(丙) 中國經濟近景

第一、物價上漲：軍事政治，社會人心都極受物價的影響，一般人重物質不重精神。物價上漲，原因很多。如交通不便，生產不夠，奸商操縱等，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通貨膨脹。戰前法幣發行額為十四億元。勝利後，三十四年據我估計是一萬億元，三十五年十二月時，估計為四萬億。今年，經過二月份的金融潮後，四月份的估計為七萬億。現在，廿六年十二月，估計法幣發行額已超過十萬億。通貨膨脹，購買力就小了。說到通貨膨脹，可分幾個階段：(一)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這時候法幣發行額多，而物價漲得少，因那時生產力尚未十分破壞，法幣流通率平穩，大家還願意讓法幣在家裏停留一些日子。(二)二十九年，法幣流通率大，物價上漲率趕上了，而且超過了法幣的發行量。(三)勝利初期，三十四年九月至十二月，後方城市如昆明重慶的人們對國家前途具有希望，因此物價下落了，落到僅為戰前物價的二千倍。那時上海一帶的一般復舊一中物價本來只到戰前的三百倍，但因法幣與偽幣的比率訂錯了，訂成了二百與一之比，因此，三個月中，上海物價上漲到一千三百倍，此後又普遍漲到八千倍。三十六年二月金融潮後，物價上漲到三萬倍，十一月時，上海物價已漲到十二萬倍。物價上漲就是法幣貶值。最初法幣發行量比物價上漲數大，現在物價漲了先，目今鈔票增加為一萬倍，物價的上漲則為十萬倍。人人對法幣沒有信心，因此非改革幣制不可。有人認為非先使財政平衡不能改革幣制，有人認為非先使幣制成功，有了大批基金才能改革幣制；我認為平衡財政是沒有希望的，因為內戰不會停，而美援仍遲遲不來，美國的態度也沒有決定。然而改革幣制與預算平衡成了惡性循環，總行打破一個才行。我以為改革幣制，主要的應先改變人民的心理，人民對將來，對國家，對政府沒有信心，幣制是無法改革的。外國朋友常說：「美國與加拿大縮衣縮食送來中國的救濟

物資，老百姓得不到，太不公平。而且中國的豪門巨富有六萬兩，外匯九億元，都浪費在宋子文手上。現在應該改用金本位了，但仍用法幣，以黃金作基金。每月新幣的發行應該嚴格管制，決定發行數的機構應該由政府特權階級以外的人士參加，而且發行新幣的數量應該公開，幣制問題解決後，才能解決物價問題。第二、說到財政平衡：歷來政府所公佈的預算都成了具文，總是不夠得很多，而後追加若干，因此講到財政平衡，我們應注意兩點：一為數量問題，一為實在價值問題。這二件事是應該分開看的。二十六、七年時，預算的數字增加，實在價值也同時增加，因為那時法幣的購買力還大。到二十八年以後，數量增加，實在價值反而減小了，預算中的絕對數增加，相對價值減小。三十五年，據政府宣佈，支出為九萬億，收入只有七萬億，差額二萬億，這從那裏去彌補呢？其實這個數字是不確實的，三十六年四月，緊急經濟處提案中餉鈞部長再三說財政困難，八月，政府宣佈三十六年將支出二十萬億，最近的報上說三十七年的預算為九萬億。按政府的辦法是下一年預算以前年決算的一倍為準，因此，等於政府在宣佈三十六年已用去四十五萬億元。由此可知，我們的預算不均衡得厲害。其次，預算太不民主，支出方面，錢用在老百姓身上的太少，據政府宣佈的預算看，真正用在老百姓身上的支出，不過百分之二十。收入方面也不民主。有錢者不出錢，無錢者多出錢。三十六年的收入據政府宣佈，三萬億為稅收，而間接稅比直接稅多了一倍。間接稅是稅收中最不好的。我們應該有革命的財政，打倒特權階級利益，多從民衆福利着想。在現在的情形下，我希望有兩個預算，一個文預算，一個武預算。打仗的錢由豪門資本去擔當，他們在南洋的存款大概可以以再支持兩年。文的預算專為老百姓的福利着想，這些錢可以由老百姓相當。這樣把打仗的預算與福利的預算分開，可以讓老百姓吐一口氣。其次政府應嚴懲貪污，今日有吏皆貪，無官不污，要來幾個武松，多打幾只老虎，這對老百姓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影響。臨時財產稅也應多征，因為在道義上說，發國難財者應在今日國家危難時多出錢，從財政觀點說，錢多者負担應重些。還有社會的理由，富人多出錢，老百姓的氣可以因此平一平。我有个小小建議，現在要行憲了，我建議國大代表們在開會的那一天，全體捐出他們每個人的財產的一部來，這對人心會有很大很好的影響。

(丁)三十六年年終結賬

最後，三十六年過去了，我們來為政府這一年的經濟政策算算賬。這是筆流水賬：(一)黃金問題。無疑的，黃金政策是莫大的失敗了。宋子文的法寶是拋出黃金，美鈔，取得外國物資，用來平抑物價。這個拋金引物的政策，結果是金盡而物不來，外匯率訂得太低，黃金美鈔都到了豪門資本手上。同時，所來的物品，都是奢侈品，民生日用品沒有，黃金政策一失敗，就掀起了二月間的滔天大浪潮。(二)物價政策：限價政策的結果，是物價越漲越厲害。(三)外匯政策：二年來徘徊不定，首先採放任政

策，後來放任政策不行了，又採管理政策，於是美鈔兌換率由二千二百元到了一萬二千元。八月後，更來一個市價，外匯定得離平價太遠，故意想壓低，於是逼出了黑市。其次，走私太厲害，香港成了大本營，走私與黑市無法取締，外匯政策因此失敗。(四)貸款政策：工貸農貸用意原來很好，但是事實上普通農民借不到錢，仍須受層層剝削。工貸呢，普通人也借不到，借得到的是有特殊關係的人，他們拿了錢不去生產，反而到市場去囤積換錢，投機把持，因此貸款政策也失敗了。(五)貼補政策：用意本也很好，但是政府補貼不住，公用事業反而成了領導物價上漲的東西，而且補貼航空公司，這與多數老百姓福利沒

有好處。貼補政策也是失敗的。(六)節約政策：節約不是節約消費，而是節約浪費。老百姓的消費已很低了，地無法再節，要節約的是豪門巨富的浪費，而且政府自己浪費外匯太多，也該節約。但事實上沒有做到，節約政策也失敗了。

算完三十六年經濟政策的流水帳後，我們可以總結地說，經濟要恢復，須政治上軌道，今日中國的經濟成了政治的犧牲品。現在要行憲了，希望那「七分政治」好好的幹，政治與經濟是不可分的。政治沒有經濟便沒有內容，經濟沒有政治是行不通的。

雛型中國

——美國的華僑社會

史超禮

美國的「中國城」恰像是整個中國的一個縮影。

雖然生活在「中國城」的華僑百分之九十來自國內一省——廣東，甚至一縣——台山，然而其間鄉土觀念的濃厚，派系的複雜，不下於國內的「十八」行省和四萬萬人口。所不同的，國內是這省同鄉會和那省同鄉會的對立，這兒是這一「堂」一「宗」，和那一「堂」一「宗」的相峙，範圍更來得狹小罷了。

若說在美國的「中國城」今天仍生活在世紀封建的宗法社會裏面，也不算太過。試想五步之外，跨出「中國城」是二十世紀燦爛的資本主義社會，五步之內，「中國城」却維持着幾千年來「家長」和「紳仕」統制的社會傳統，這情景不得不令人驚異。

華僑在美國差不多全部成為小市民(Urban People)，依賴都會生活。只有很少一部份在市郊如紐約長島(Long Island NY)開設小農場，耕種特殊的中國菜蔬，供應中國飯館。全部華僑人口照美國政府人口的統計是77,000。(美國政府人口調查統計：中國僑民77,000，菲律賓僑民45,000，日本僑民117,000，黑人13,000，000。)實際上却不止此數。因為一方面近幾十年來偷進口的華僑親戚同宗為數不少；另一方面，許多華僑海員在美國港口常有離船不同的事情。中國人只要一建美國本

土，向大城市的「中國城」裏一盤，就十分安全，不易為美國警察查出。因此美國政府對華僑人口的統計顯然不全，只有少，沒有多。實際上確數究有多少，實在是個謎。就華僑本身領事館一般的估計，美國華僑總數約在十五萬到二十萬之間。這十餘萬華僑遍佈在全美各地，甚至幾千人口的小鎮都可看到「手工洗衣」華僑洗衣館的招牌。然而主要却集中在美國的東西南岸。東岸以紐約為中心。西岸的中心則是舊金山。中西部(Mid West)一帶為數較少，南部和西部山岳區的華僑人口最稀。如南部喬治亞州首府的大西洋城(Atlanta)計有三十萬人口，華僑在該城不過二百人左右，而在東部，稍大一點的城市如紐華克(Newark)人口雖也只有四十萬，却有一個小小的「中國城」，擁有數千名的華僑人口。

最大，也最有名的「中國城」數舊金山。然而最講究最精彩的要數洛杉磯(Los Angeles)的「中國城」該城的建築幾全部新建，彫閣畫棟，朱戶飛簷，一派東方色彩。和附近立體式流線式的西洋建築冷峻強烈的對比，東西互相輝映，蔚為大觀。除了這二處外，其餘美國名城，東部如紐約，費城(Philadelphia Pa.)，巴的摩爾(Baltimore)，華盛頓，波斯頓，西部如薩克拉門圖(Sacramento，加州首府)，西雅圖(Seattle)，波

特蘭(Portland)，中西部如第姆(Detroit)，克利夫蘭(Cleveland)，堪薩斯(Kansas)，芝加哥，匹茲堡(Pittsburgh)，南部如新奧里良(New Orleans)，都莫不有個「中國城」存在，成爲一個小小的特區，——城中之城。

所有的「中國城」無論大小，其外表總差不多。(舊金山和洛杉磯的「中國城」除外)。試以紐約的「中國城」爲例，狹小的街道，擁擠的佃房(Tenant House)兩旁林立着雜碎餐館，洗衣館，玩意店海鮮乾貨店和中藥舖。走進「中國城」最引人注意的是氣味，差不多一跨進「中國城」的街道就可聞到，有的美國人稱之爲「中國城」氣味(The Smell of China Town)。這氣味很複雜，似乎是魚腥，臘味，飯館味，再加上中藥氣味的總混合。在街上走時，還可隱約聽到店家後面劈劈拍拍的聲，有的甚至寫明內有賭桌歡迎入場的廣告。廣告文字是另一種體裁，不是內行縱看到了也難猜出其中妙意。

美國大都會的「中國城」幾成爲遊人必到之區。紐約最熱鬧的四十二街和時報方場的街口就經常站有頭戴高帽的導遊者以「中國城」來兜攬遊客。在「中國城」也可經常者到一羣羣的遊客跟在導遊者後面，睜大眼睛聽他講解導遊者口中的故事。加上週遭奇異的環境和奇異的人物，

自然地在遊客們的心上造成一種奇怪的印象。然而這些遊客們只看到「中國城」的表面，假若他們果真能到「中國城」內在的真相時，當不知更要驚異多少倍。

「中國城」在一層東方神秘色彩的後方藏着另一個社會，另一個「政府」——「政府裏面的政府」。這「政府」有時連美國的憲法也不易插入。

「中國城」的「政府」在組織形式上雖有「公所」、「堂」、「宗」等區分，然在精神上却一致是封建的，宗法社會的。

「公所」普通以地區而分，各地的「中國城」有其獨立的「公所」。大一點地方的「公所」管轄的地區廣，權力大。最主要的，一在東部紐約，一在西部舊金山。紐約的，平常稱為「中華公所」(或稱中華慈善公會，Chinese Charitable and Benevolent Association)。不但紐約市的華僑，其權力範圍之內，連附近的小城和新英倫區費州的華僑都在其統轄之下。「中華公所」成立於一八八四年，曾在清庭備案，初起時雖然打的是救濟傷殘失業僑胞的旗號，然而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慈善機關，如字面所示，和一般美國人所信。實質上它是一個「政府」。它徵「稅」，而且統治。

「稅」的種類很多。最基本的是「會費」(凡是華僑必須做會員)此外，華僑返國時有「口岸費」(Port Fee)餐館或洗衣舖搬家時有「登記費」(Registration Fee)，店舖營業項費時有「頂替費」，「中國城」的每間商店又有「月費」。(「月費」的多寡以生意的大小而定)但「公所」方面不但可以收各種的費，而且可以處罰金——又是一筆大收入。華僑在繳如上各種費之外，當然還得納美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各種的稅。換言之，他們要繳納雙重的稅。

「公所」的負責人怎樣產生的呢？是選出的。然而不但競選人需具備有勢兩個條件，甚至投票權也只限於「中國城」一些殷實的商人和「紳仕」。競選時雖然要花一筆本錢(普通華僑出不起)，但勝利後的報償是更豐厚的。

「堂」和「公所」不同。假若「公所」的統治權表現的是「文治」精神的話，那麼「堂」的統治權可以說是「武治」。所謂武治，顯而易見不脫槍桿和拳頭。

「堂」的組織發源於舊金山。第一個「堂」成立於一八七〇年，主要目的在團結個較小的宗氏抵抗大族的

統治和壓迫。那時整個美國西部還在未定型，無法律的狀態之下，因之一堂一自然傾向採用武力來解決一切問題的手段。等到第一個目的——保衛小族氏的權利——達到以後，「堂」進一步，便利用它的武力和打手來發展它自己的「企業」。這「企業」包括賭場、妓院、烟窟。這一類「企業」當然比普通的生意利潤高得多。因此第一個「堂」中在「事業」上的成功，接着崛起一大串新「堂」。

這許多「堂」隨着華僑的足跡遍佈全美。不但美國本土的「中國城」，連中南美，加拿大，凡華僑入煙所到之處，都有它的勢力存在。「堂」最興旺的時代約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三年之間。當時，單單西部就有五十個「堂」存在，而以舊金山為總樞紐。「堂」的數目既多，彼此在「企業」上不免有利害衝突，再加狹隘的宗族和鄉土觀念，於是「堂」與「堂」之間發生了一連串的「堂戰」。(Tong War) 換為國內熱烈的口語，可叫做「幫口械鬥」。

「堂戰」在美國非常出名。每逢一次「堂戰」在「中國城」爆發時，馬上便成為該地報紙的頭號新聞。舊金山「堂戰」發生的次數最多。多到不但舊金山警察局要動員安定社會秩序，甚至華僑社會本身也覺得有點說不過去，結果由華僑本身的努力，並藉警察局的協助總算把「堂戰」消滅。舊金山以外全國性的「堂」並不多，最出名的有一安「真」，「協勝」和「致公」三堂。「致公堂」在美國的勢力已經衰退，主要的力量在中南美如古巴一帶。政府的意識勝過幫會的意識。最近已改組為正式的政黨(致公黨)準備參加國內外的政治活動。「安真」和「協勝」二堂則是对立的。「安真」是最高的堂，據一位洗衣舖老闆說，只有富有的商人才能加入「安真堂」。二者在紐約的「中國城」，各佔一兩條街道，各有各的勢力範圍。直到一九三三年為止，彼此間沒有一年沒有「堂戰」。「堂戰」不但犧牲性命，而且耗費鉅資。(武器，彈藥，和安家費)有時竟達鉅萬。近年來彼此間大規模的「堂戰」已經絕跡。較小的衝突雖然還不免，然而已夠不上資格稱「堂戰」了。

「堂戰」雖已近絕跡，然「堂」的統治力量並未消滅。在東部，「堂」和「中華公所」有不可分解的關係。在從前「堂戰」過激烈時，有時藉「公所」作調停人來出面收場，為雙方圓場和解。近來「堂」的勢力已逐漸打入「公所」，起代替作用，紐約，芝加哥一帶的「公所」主要的力量是「安真堂」，二者幾混為一體。這恐怕是由於「安真堂」人多財富的原故。在西部舊金山一帶，恰恰相反

，「堂」和「公所」之間沒有多大關係。「堂」在今天所經營的「企業」和幾十年前相較，除了煙館已絕跡外，賭窟的存在毫無疑問，娼寮則退隱到更機密的所在，大體上並沒有多少「退步」。

其實在美國華僑社會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組織應該算「宗」或「祠堂」。換言之，即是宗法社會裏面基本單位——「家族」的組織。這，需得追溯到十九世紀中葉華僑初移植到美國時的情形才能了解。那時，移植美國的華僑直接來自滿清帝制時代的宗法社會。惟一有效的組織便是家族。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當時華僑絕大部份來自廣東省的某幾縣，如台山等，甚至某幾鄉。因此同鄉同宗自然團結在一起。這便是今日許多家族團體(祠堂)力量的來源。其中如「李氏」、「伍氏」、「司徒氏」、「王氏」、「陳氏」等公所均擁有眾多的族人，都具有不可輕侮的力量。有些較小的氏族為避免勢力單薄起見，合幾小族為一家。(例如劉、關、張、趙算一族。採的是三國演義的故事。謝、許、譚、談也算一族，因為廣東話裏這幾個字音相近。)其力量也差可和大姓分庭抗禮。光分宗族還不算。宗族裏面又分化為「房」。通常某一家族，多半為某一「房」或某幾「房」一操縱。其情形之複雜，國內雖最保守的省份，最守舊的鄉村，似也不過如此。

這許多家族的統治權差不多全部操在「長輩」和「紳仕」們的手裏。其身份約略相當於國內小縣城或鄉村裏的「顯宦」和「紳仕」，或大城市裏面的一「名流」和退休的一「顯宦」之類。一個華僑只要一旦躋身入「紳仕」之林，幾可一生享用不盡。因為身為一族或一房的領導人，便成為該族或該房「光榮」和「體面」的具體的代表，永遠有被支持和被擁護的權利；相對地，該族或該房便有支持他擁護他的義務。

整地地說來，「公所」、「堂」和「宗」三者構成美國華僑社會的主要骨幹。由其本組織的某「房」某「族」，旁出為某「堂」某「社」，達到最高的統治機構，「中華公所」其精神是一貫的。——封建的宗法社會，加上近代的幫會組織。

今日僑界的一般所謂「僑領」，沒有一個不和這三者有密切的關係。任何一位「僑領」由他的出身、業務、工作等迫本溯源一直推上去，最後必可找出：他也許是某「房」某「宗」的領導人物，也許是某「堂」的「大爺」，也許是「公所」裏的要員。假若一樣都不是，那你的確從沙裏淘出金來了。

大的歡慶會和歡迎會看出，當然是歡迎政府的官員。通過這些「僑領」來「治理」僑胞，正如在國內通過「紳士」「官僚」來「治理」老百姓一樣。其效果是可以想見的。然而這正是以前以及已往所走的路，而且看樣子，最近的將來並無改變的象徵，還是一直走下去。

因為華僑社會基本形態大致還停滯在封建的宗法社會裏，所以表現在文化、教育、藝術方面的不離它的範圍。「中國城」的大娛樂場是粵劇。多半以巨角來號召觀眾。巨角本身有時不免提到「中國城」的政治裏去。紐約的「中國城」還有一家專演粵語影片的電影院。影片由香港輸入，不說「香豔肉感」「偵探武俠」的色彩。文藝談到。不但沒有新文藝和西洋文學，連中國文學也只有香港出版的黃色新聞略帶點綴，甚至還夠不上「七俠五義」的水準。這由報紙的副刊也可以看出，例如一家「大的中文報紙」(還是由國內花外匯派人來主辦的)社論和新聞不必說它，單就副刊說，除了照抄一些譯文而外，就只有有些「詩」，不新不舊，非牛非馬。若說稿稿困難，乾脆可以停掉。若說非不可，也可抄些國內大報有名副刊上的文章。然而均不，一切依舊，一切仍敷衍下去。硬是白糟場紙張油墨和外匯。教育方面「中國化」的效果也不樂觀，年青一代華僑多半不識中文不說中國話。這不能完全歸咎於華僑學生不用功。主辦教育的當局將負更大的責任。

這兒似乎還得稍提一下由國內來的中國人，如學生，外交官員和商人等。因為語言以及社會地位和出身等關係，他們和華僑不易談得攪，自在意中。在紐約，中國人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普通的華僑，大部生活在狹窄幾條街的「中國城」，靠洗衣做飯過日子。另一種稱為「公園路華人」(Park Avenue Chinese)「公園路」是紐約的富人區，平常人住不起。簡單地說即是「高級華人」。這包括國內來的達官和巨賈。有時美國人提到捐款給中國救濟國內的災民時，暗示說「為什麼不向「公園路華人」活動活動，他們還發一般美國人為富。」

從任何一個角度看，華僑今天在美國所有的只是一「柴那門的機會」，社會地位顯較美國人低。這是毋庸置辯的事實。可是，為什麼會如此？什麼原因造成今日的結果？追根究底，這除了美國人的種族成見和不公平的待遇為一重要原因外，歷史上還有兩件事值得注意。第一，當華僑初期移入美國時，多半抱的「金山客」弄錢回國，當華僑養老的宗旨，很少打算久居。等到回不去時，又牢守着舊有的習慣，拒絕美國「公民資格」。一旦白人發動反華潮，因為沒有公民資格，沒有選舉權，在政治上沒有任何力量。足資抵抗，便墮到任人宰割的地步。第二，當一八八二年美國西部聯邦的政客和議員利用反華作政治資本在國會運

條約的時候，由於清廷外交的頹頹和昏庸，使那些政客們更有藉口，終於把該律通過，根本上新絕了華僑來源。在人口上失去平衡，因而受到致命的打擊。假若當時華僑有公民資格，具有選舉權，在西部聯邦政治上作有效的反抗。(當時華僑有九萬人口，國籍起來，力量並不太小)同時，「禁止華人移民律」未獲通過，華僑得以源源而入，那麼今日的加利福利亞州究竟變成怎樣，以及整個華僑在美國居有何種地位，實在是一件令人難以估測的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便是，華僑的地位絕不似今日這般低。

華僑社會之少進步另一個原因是，一般華僑的被動性和保守性。這與我國幾千年歷史和社會傳統有關，說來話長。然而不管怎樣，由於一般華僑的被動性和保守性使一般巧黠者得以乘機而出，利用各種機構如「堂」，「宗」和「公所」之類的組織來達到自私的目的。簡言之，被動性和保守性助長並延遲了時形的封建宗法社會的存在。怎樣才能使華僑的地位在美國提高呢？這是個大問題。似乎不是簡單的辦法可以解決的。然而撇開外來的救星不談(例如加美國人突然拋棄了種族成見之類)單就華僑本身說，似只有一條路可走。——自救。

所謂「自救」，是指依賴本身的力量。不靠國內特派大員們的「空慰」，不賴僑領們的「指導」。走出「中國城」，揮開封建宗法社會的桎梏，打入美國社會，做一個足夠斤兩的美國公民。盡量利用美國公民應有的權利。說話，做事，和美國人爭。爭平等的機會，爭平等的地位。西洋社會重視事實和力量，假若你能依據事實顯出你的力量，他自會用另一付眼光來估量你。

華僑生活在美國，一切須依賴美國的社會生存。故作一個有斤兩的美國公民是必要的。做一個美國公民並不是失去了中國人的血統，脫離了祖國的血緣關係，丟掉了扶助祖國的機會。正相反，假若無數有斤兩的中國血統的美國公民有了力量，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發揮了作用，通過美國政府機關和社會來幫助中國，其力量是更大的。例子有的是：前紐約市長近已逝世的拉瓜地亞氏(Fiorello H. LaGuardia)祖籍義大利，現任紐約市長奧德華氏(Bill O'Dwyer)祖籍愛爾蘭。他們二人不但為紐約市的義務和愛爾蘭僑民作了無數事，而且對大西洋彼岸的祖國也有很大的貢獻。如戰時賑災，平時移民，發展祖國的教育文化事業等。甚至德籍的英國公民今天也在努力對德國建設，企圖使德國復興。假若他們根本上不是美國有斤兩的公民，其成就不會如此之大。

今天的華僑社會會如此一條路似乎已有人在走。一部份是自然的，不自覺的；另一部份是自覺的有計劃的在努力。然而幾乎全部是年青的一代。也許人數並不多。然而已經有人在走了。

(上接二頁)希特勒的生活反常，正午起床，早晨五六時安睡。他疑懼叛變，大發神經，與人隔絕(少數的無用親信除外)，與車隔絕，不知道德國軍隊的慘敗真相，不知道德國城市的破壞情形。悲感之餘，他戀愛卜勞恩女士更深。曾說：「對我忠實者，只有卜勞恩女士和我的愛犬罷了」。一代專政者的末日，不過如此！

希特勒的毀滅政策，為軍械部部長斯皮耳所反對。斯皮耳原來是一個建築師，他的性格與其他納粹黨人不同。他聽社會進步，在乎公路鐵道運河橋樑工廠等的建設，而與政治無關。到了希特勒和戈培耳的焦土政策妨礙他的主張的時候，他就抗命而盡保全的責任。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礦山工廠，荷蘭的運河，芬蘭的鐵礦，匈牙利的油田，巴耳幹的礦產，以及德國很多的工廠和橋樑，都賴他的力量而保全。因此，我們可以稱斯皮耳為納粹朝廷中的特出人才。然他以前目觀納粹政府的輕舉妄動和荒謬政策，從未加以干涉；到了他想像全德國工業的時候，德國已經毀滅了。

本書作者引了愛克頓勳爵(Lord Acton)一句格言，說明納粹黨人的失敗，很有見地。那句話是：「權力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Power corrupts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換句話說，權力能影響和改變行使權力的人物。在納粹主義的初期，希特勒曾表示他的天才；他的政策一貫，而方法各異。在一九三八——四一年中，是希特勒成功達絕頂之時。到了一九四一年，他志滿意得，自以為永無錯誤。他始則忽然解散四十師兵，繼則向美宣戰，放棄他以前的政治技術，捨掉忍耐和彈性，并拋棄一切機構(Institutions)。自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以後，希特勒剷除陸軍中的反對派，於是納粹政權成為絕對的，而所謂政治，也成為不負責任的權力之直接表示。

不負責任的權力，即專政者也無法集中行使，必分裂為許多「管轄範圍」(Empires)，由同樣不負責任的獨門去主持。各家門戶爭秘密競爭的業亂狀態，為專政者的統治所掩飾。加以專政的另一特點，是知識孤立，結果消滅了一切政治常識，軍事常識和科學進步。希特勒朝廷中的人物，都是孤陋淺薄之流；而在他未目的軍事會議，由他一人發揮意見，沒有人敢批評。所以他的軍政潰散了，他還在開動，竟成紙上談兵，豈不可笑？

希特勒的末日，即種因於他的成功初期。凡歷史上的專政者，大都最初具有一種革命思想，與人民的心境相符。他成功之後，將革命力量變為軍事力量。革命時期的許多語言，後來都不履行，於是專政者運用赤裸裸的權力，以政治手段和秘密警察做假了。這權力一失敗，專政即被推翻，這就是希特勒成功和失敗的理由。



歲尾年頭戰局總分析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新年似乎應該說點吉利話，不該說一些兵兇戰危的事，可是看了一些報紙的元旦增刊，頗多一年來軍事概況和檢討的文章，這些宣傳品使人讀後有一個總的感想——只說過五關斬六將；不談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而現在中原軍事，自去年形成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後，八方風雨會於中州，平漢路南段變成了平漢北段，戰事湊巧也在從新野，樊城，當陽，到夏口這條線上演變着。河南全境遍地烽火，大別山，桐柏山，伏牛山，似乎都有了寨主。大別山的戰事並沒有因為九江指揮所西移漢口而結束，相反的，桐柏山麓以至江漢之間又成了新戰場。因之共軍入川的謠傳又一天天的普遍起來。長江分區設防，準備着迎擊共軍渡江和入川。在過去一年中各方認為華北主要戰場的山東，

已經被共軍丟在背後，浦濟得以通車。可是魯西南的荷澤，膠東的萊陽，龍口烟台的外圍乃至沂蒙山區，最近也還是有戰事。晉南方面運城孤立據點也於歲尾丟掉，國軍地方幹部損失甚重。東北瀋陽外圍激戰時，共軍為牽扯華北國軍，於年前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北平外圍發動了一次攻勢，一夜之間使得平保、平津、平綏、平古四路不通，北平成了孤島。戰事蔓延到河北全境，經傅作義部拼戰，才又通了平綏平古，恢復了平津交通，平保車站南僅通涿縣。共軍主力向平保兩段轉移，接着津浦北段也發生了破壞，津榆間的交通也時斷時續。吉長一部國軍已南下至四平街，瀋陽外圍情形稍穩，這是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歲尾年頭的軍事簡括形勢。

共軍劉伯承、陳賡、陳毅的南下，和東北林彪的發動第六次攻勢，可以說共軍的攤牌，把所有的牌都亮出來了。國軍方面陳長官反攻。國軍方面陳長官出主東北行轅，白部長指揮華中軍事，傅作義出任華北五省剿匪總司令，也可以看做是國軍的攤牌。兩方都已經攤牌了，但問題還是得不到解決。乾脆說一句話，國共之爭，並不是單純的軍事所可解決的，因為他的本質上不是改朝換代的爭奪政權，他是中國幾千年來歷史上積累下的社會問題需要及時解決，如果離開政治觀點，是無法理解今日的軍事的。這不是對外的民族抗戰，這是對內的民族政爭，這種政爭雖然全是民族意識的，但是演變到現在，似乎沒有方法制止的了。可是世界上沒有算不清的賬，沒有不可以解決的問題，攤牌了，誰不能馬上解決問題，畢竟是難一步。迷信武力嗎？武

力也不過是如此，如果國民的真知還沒有完全泯滅，應該面對着現實有所考慮與覺悟了。可是聽說有一個內戰英雄最近對着他的部下的知識份子說，「現在我的責任加重了，中國的道路僅有一條，就是亂亂，亂到底，任何人不准再對政協一類的東西有超現實的幻想，目前的現實是什麼呢？是攤牌也不能解決問題，這時候是聰明的英雄們今後不會再有的反省機會。」

斷的，因為他不是愉快而安適的旅行，他是個「玩命」的東西，置之死地而後生，同時敵對的兩方，他偏不來，你希望他來，他偏不來，你希望他去，他偏不去。你所判斷的或許是不錯的，但在對方却想竭力跳出你的判斷，而從你的判斷上找空隙中來反擊。唐生智的三湘僥倖在駐馬店，是在大雪淫淫的不利軍事行動的雲夜裏被楊虎城解決的。

關東東北門戶，破壞交通，是共軍六次攻勢的目的，在六次攻勢中雖然沒有完全達到他的預期的目的，但是國軍有生力量消耗了兩三個師，在交通方面是北平路通體斷傷，中長，吉長兩路均因之不通了。交通線外的一些小據點如楊家杖子等地也因之易手，因之更增加了東北國軍在狹長地帶作戰的困難。追擊北五省剿匪總部成立前後，侯鏡如傅作義的部隊又相繼調回關來，使得北平路守備兵力，又形薄弱。在這時候，東北大地冰封了，可是港口也冰封了，鐵路破壞容易，搶修困難，同時東北狹長地帶的幾十萬國軍和各城市密集的人口，因為工廠的破壞及虛損地帶

和糧食的不能控制，取暖取飽煤極非尋常困難，共軍就在以上諸種條件下發動了東北當局所不願提起的而一般人習稱的第七次攻勢。也可以叫做「冰雪攻勢」。共軍攻勢的力量還不夠，說他「打下瀋陽來過年」嗎？這不免是誇大的。至於他是否曾經如此說過呢？那也不見得會有人聽到。共軍這次冰雪攻勢，還是繼續六次攻勢的目的——企圖關閉東北的門戶，是希望圍困瀋陽，而不是希望打下瀋陽。他希望將瀋陽變成長春，而把關內的北平變成瀋陽。

攻勢開始是在榆關內外，以冀熱遼軍區的李運昌部，進攻錦州錦西遼寧縣一帶，破壞北平路，阻止關內國軍出關援。隨後以近十萬之眾向法庫、彰武、新民等地猛攻，奪取瀋陽外圍，縮小國軍地區，使得以逸待勞的國軍，不得不集中兵力，放棄小據點，固守瀋陽。當共軍於歲尾接近了瀋陽時，戰局就急轉直下，共軍撤去了，瀋陽轉穩，沒有戰事的轉穩，充分的可以說明共軍是主動的撤離，也充分的說明了共軍這次冰雪攻勢的目的。

孤懸在瀋陽北面的

吉長，被共軍丟在背後，除了吸引少數共軍兵力外，不能從瀋陽同時瀋陽國軍也難以藉助吉長，使得關外的國軍機動範圍，已縮至四平以南，本溪以西，新民以東的狹小地區。國軍放棄吉長的聲浪一陣陣的傳出，關內增援不易，只有撤吉長之兵來鞏固東北的心臟瀋陽比較合算，一來可減輕不必要的負擔，二來可以加強心臟的防禦力量。長春國軍已一部南下抵四平附近，瀋陽外圍共軍已大部分退過遼河，瀋陽的穩定，或許就是吉長緊張的先聲。鄭洞國副主任年前的飛京，傅與綏整東北的部署有關。怎樣調整呢？主要關係恐怕是對於吉長的守捨。東北將如何熬過冰天雪地的冬天，在經濟與軍事兩方面都是相當費籌措的。

在榆關、營口、瀋陽、阜新這個方形地形內，國軍仍有堅強的軍事力量。共軍以後也許在這個區域裏繼續利用鑽隙戰術，破壞交通，拔除小據點，吃掉少數守軍，繼續進行圍困瀋陽的計劃，大的主力戰可能在冰霜未期開港以前。瀋陽現在不會有

圍困瀋陽 冰雪攻勢

東北共軍六次攻勢時，抱病坐鎮東北的陳總長宣稱，「不准他再有七次攻勢。」當共軍六次攻勢告一段落時，政府方面的軍政要員也一致判斷，東北冰封以後，雖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然而軍事這玩意兒有時是不能以常情判

斷的，因為他不是愉快而安適的旅行，他是個「玩命」的東西，置之死地而後生，同時敵對的兩方，他偏不來，你希望他來，他偏不來，你希望他去，他偏不去。你所判斷的或許是不錯的，但在對方却想竭力跳出你的判斷，而從你的判斷上找空隙中來反擊。唐生智的三湘僥倖在駐馬店，是在大雪淫淫的不利軍事行動的雲夜裏被楊虎城解決的。

關東東北門戶，破壞交通，是共軍六次攻勢的目的，在六次攻勢中雖然沒有完全達到他的預期的目的，但是國軍有生力量消耗了兩三個師，在交通方面是北平路通體斷傷，中長，吉長兩路均因之不通了。交通線外的一些小據點如楊家杖子等地也因之易手，因之更增加了東北國軍在狹長地帶作戰的困難。追擊北五省剿匪總部成立前後，侯鏡如傅作義的部隊又相繼調回關來，使得北平路守備兵力，又形薄弱。在這時候，東北大地冰封了，可是港口也冰封了，鐵路破壞容易，搶修困難，同時東北狹長地帶的幾十萬國軍和各城市密集的人口，因為工廠的破壞及虛損地帶

和糧食的不能控制，取暖取飽煤極非尋常困難，共軍就在以上諸種條件下發動了東北當局所不願提起的而一般人習稱的第七次攻勢。也可以叫做「冰雪攻勢」。共軍攻勢的力量還不夠，說他「打下瀋陽來過年」嗎？這不免是誇大的。至於他是否曾經如此說過呢？那也不見得會有人聽到。共軍這次冰雪攻勢，還是繼續六次攻勢的目的——企圖關閉東北的門戶，是希望圍困瀋陽，而不是希望打下瀋陽。他希望將瀋陽變成長春，而把關內的北平變成瀋陽。

攻勢開始是在榆關內外，以冀熱遼軍區的李運昌部，進攻錦州錦西遼寧縣一帶，破壞北平路，阻止關內國軍出關援。隨後以近十萬之眾向法庫、彰武、新民等地猛攻，奪取瀋陽外圍，縮小國軍地區，使得以逸待勞的國軍，不得不集中兵力，放棄小據點，固守瀋陽。當共軍於歲尾接近了瀋陽時，戰局就急轉直下，共軍撤去了，瀋陽轉穩，沒有戰事的轉穩，充分的可以說明共軍是主動的撤離，也充分的說明了共軍這次冰雪攻勢的目的。

在榆關、營口、瀋陽、阜新這個方形地形內，國軍仍有堅強的軍事力量。共軍以後也許在這個區域裏繼續利用鑽隙戰術，破壞交通，拔除小據點，吃掉少數守軍，繼續進行圍困瀋陽的計劃，大的主力戰可能在冰霜未期開港以前。瀋陽現在不會有

問題，不過在這個時期，共軍的攻勢也不會停止。

劉總成立後 的華北情勢

北平行憲轄區內張垣保垣兩級署撤銷，成立了華北五省剿匪總司令部，由傅作義任五省聯帥。察綏軍由沙漢流長城走向海洋，這是華北的一件大事。察綏軍在塞外維持一個小區局面，除了特殊地形和整體幹部兩個原因外，還有幾點與關內不同的原因：

(一)蒙古同胞對內戰多不感興趣，他們願意中立觀望，看將來的發展。(二)那裏天主教勢力很大，天主教徒是先大反共的，崇禮案由此而來。(三)察綏同教徒也相等的多，共軍與同教徒的口實也不甚相合。在河北居民的同情形却不同於察綏，這裏人煙稠密，共產黨在鄉間比較有根基，塞外的騎兵在溝溝瀾瀾地，村落相望的河北平原上，却不容聽聽自如了。

傅作義自己原來有三個軍——三十五、暫三、暫四和一個騎兵師，升為五省聯帥後多指揮了河北境內的五個軍——新二，六十二，十六，九十二，九十四和熱河的十三軍。山西雖亦包括在劉總範圍以內，太原級署的部隊還是不傾過關的，而且因為陸上的隔絕，事實上無法過關。以現有的軍力來維持現局，對付聶榮臻，李運昌和賀龍蕭克，應當是沒有多大問題的；不過華北五省剿匪總部除了本身任務以外，還需要支援東北，東北華北唇齒相依，冬季寒流如果從滿州吹來，會使得華北戰慄的。

因爲「人」和「地」的情形不同，傅作義在察綏的「動的綫」在河北不甚應用，李運昌在冀熱邊境上威脅着長城線內北寧段的交通，傅作義到任之初，即令唐山駐軍向冀東掃蕩，共軍倒繞到國軍背後，襲擊唐山，前方的部隊一時抽不下來，只好放棄樂亭撫寧兩縣，增援唐山，於是在樂撫兩縣製造出了兩三萬的難民。

劉總成立後，傅作義處心積慮想表演一番，以振奮民心士氣，共軍方面也想給傅一個當頭棒喝，結果是共軍先下手，上月廿七日夜，傅自張家口來北平，專車到昌平出了軌，換乘護送的長勝號鐵甲南來，不曉得共軍已經偵得傅作義在那時候過昌平呢，還是時間湊巧，當傅的專車上軌時，共軍蜂擁而上的攻來，當然撲了空。同時平綏路清河、沙河經昌平、南口到康莊各地被破壞了一百多處，不但華北惟一通車的平綏路不通了，其餘的平津、平保、平古三路也同時被破壞了，使得北平孤立起來，一時情勢相當嚴重。二十八日平市某報上的標題是「北平成孤島，鐵路寸寸斷」。劉總派員訪問了該報以後，到三十日又刊出了一條條鐵路通北平」的頭條大新聞。

傅作義專車在昌平出軌，嚇得他的北平聯絡處的人一夜沒有睡覺，察哈爾方面他的基本部隊三十五軍也趕下來。無獨有偶，傅的戰將孫蘭峯的專車二十八日也在平保路上高碑店附近觸雷，幸虧他的專車上載有自備汽車，共軍襲來時，他坐上汽車跑往新城王鳳崗那裏去了。傅孫兩個人都在鐵路寸寸斷中遇險脫險。共軍這次在北平外圍的攻勢，仍然是着重於破壞交通，開始以進攻平綏路南段為主。獨二師營大南都在察東永德堡，獨四旅馬福部在察西北追近楊坊一帶，左右兩側均以察察咽喉南口爲主要目標，以期破壞平綏，將傅作義部長城內外的聯絡切斷。傅部主力三十五軍奮戰，將平綏東西兩側的共軍都打退了，而後戰事南移平漢路，傅作義又在涿縣西將共軍打退。目前保定大體已經解圍，平保交通尚未恢復。這一週間的鬥門，傅作義是相當傷腦筋的。元旦在李宗仁的酒會上，胡適之先生向傅作義將軍說：「共軍已開始向你找麻煩了，你怎麼辦呢？」傅氏以兩指撫額，作沉思狀，然後擡起拳向前伸了兩伸，對胡氏做其還想打表示。不過河北的局勢還得看東北的變化，「動的綫」在河北實施起來是比較困難的。五省聯帥雖然想着繼續主動的打，還得提防東北寒流的進襲，東北和榆關內外如太原才是丟掉」。閻錫山是個本身善變，而亦善於應變的人，他看準了山西不得不變了，而希望從他手裏變起來，在變中來看整個政局的變化，他深信「存在即

晉中保壘 與閻錫山

山西雖然包括在華北五省剿匪總部內，但是太原級署的部隊，依然是由閻錫山直接指揮，向中央負責。他還有二十萬部隊，守着晉中十六縣的土地，以孫楚守靈石，趙承綬守壽陽，王清國守太原和忻縣，來與山西境內十數萬共軍對抗。他有一套套想法，他有一套做法，他有一套做法。他在想以克難救一隅還能抗到抗戰，接收了山西，現在以晉中十六縣及山西首府，只要控制的嚴密，還不難有一天接收全省。所以他在在軍事上採取着守勢來鞏固晉中，以兵農合一與平民經濟兩大政策來鞏固他的政權，太原外圍五十里內有新製大礮三千餘處，閻錫山自豪的說：「共軍如果敢拿我的太原，除非他死的人與太原城齊了，太原才會丟掉」。閻錫山是個本身善變，而亦善於應變的人，他看準了山西不得不變了，而希望從他手裏變起來，在變中來看整個政局的變化，他深信「存在即

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他號召他的部下反左右傾，左傾右傾何所指呢？他說「左傾是超越了現實，右傾是被現實丟在後面」。看情形共軍是一時不會大攻太原的，萬山叢中的孤島，也沒有力量向外開展，山西的局面，如大局沒有變化，山西也不會有什麼劇烈的變化。可是山西是華北的脊樑，環山帶河，是重要的軍略地點。到全國或華北有了變化時，還有他舉足輕重的地位，閻錫山雖然不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他想不到在山西還有他的施展抱負的機會，他說他要走長途路線，他的做法是他自己的兩大政策，他不相信軍事力量可以打垮共軍，他也不信世界美蘇兩大集團會妥協，而國共可以受外力的力量而能以合作。他算盤打的最精，對省內一切控制得最嚴，他也提倡清算鬥爭，來打擊他自己以外的舊勢力。

西北的現狀
在和未來
國共兩方在北方的戰略，去年有遺末一種傅說——國軍方面希望守住東北，鞏固華北，控制西北。共軍方面則希望鞏固東北，控制華北，鞏固西北。兩方面都有一個「三北政策」。另外傳說美國在亞洲大陸的防務計劃中，準備中國修一條從廣州到新疆的大鐵路。可見中國的西北在未來美蘇大戰中有其重要的軍略價值。現在西北雖然不是內戰的主要戰場，國共雙方也都會密切的注意他。在去年一年中，春季國軍攻下延安，是政治的目的重於軍事的，但是當國軍兵力分散後，共軍又恢復了他在陝北延安以外的控制權，而且以延安換得了晉南，並擴圍到關中，兩次包圍榆林，榆林雖未攻下，而榆林的威脅仍未解除，從河曲到瀘關的黃河線嚴密的控制在共軍手裏，晉陝打成一片。一條平綏路以榆林爲前哨，隔絕着西北與東北的共軍的塞外聯絡。東北戰局如果仍有變化，榆林大同將來仍是共軍進攻的主要目標，傅作義已經從沙漠到海洋了，西北的防務還不能不使他擔心。榆林二次解圍得力於馬鴻逵，馬傅之間過去有少的不和諧，經過一次

關於瀋陽最近實際情形的

詳細報告

黎 深

這是關於瀋陽最近情形的一篇極詳細的報告。原文作于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們在十一月五日一天收到好幾封瀋陽來信，檢視各信郵戳，日期不一，大概係受郵航停飛影響，所以一批同時收到。上期本刊已先刊「在共軍疲勞戰術下的瀋陽」一文，本文較長，所以延一期在本期刊出。作者撰此文時，尙未涉及共軍最近在東北發動以瀋陽為目標的七次攻勢，此文發表時，與此文撰寫時，瀋陽各種情形，一定又有相當變化。我們爲求真起見，對於原文，除文字上稍爲修飾外，未作內容上之刪節。(編者)

(觀察瀋陽通信) 定，內裏恐慌，因爲不吉長戰局轉趨以後，近 僅城郊在增築工事，街日的東北戰場入於膠着 頭在趕修堡壘，就是瀋 沉寂狀態。前後進行兩 陽兵工廠等機關，也在 月餘，擴展在遼北，遼 挖掘防空洞，講解疏散 西，遼南及吉長廣大 破難之遺。種種徵兆， 區的「共軍六次攻勢」 證明上述謠言，並非全 已經過去了。目前這 屬子虛。

種膠着沉寂的狀態，只 盤益小，難民益多，物 能算是一「休息休息」， 價益漲，民生益苦…… 因爲此方雖然宣稱「不 大家都沒有想到陳總 讓再有七次攻勢」，而 長帶來的，竟是一此寇 在彼方來說，則根本攻 勢無盡，更不管你「讓 「不讓」，這正如自 民固然苦極，而陳總其 前的戰爭一樣，根本無 自己恐怕更有苦難言 甚。也許現在他開始了解 且，謠說頻傳，說甚麼 事實與想像的距離。當 年頭歲尾必有一兇，說 遠西送失要地，巨流河 甚麼共軍下次的攻勢就 鐵橋被毀時，傳說陳總 是專攻瀋陽，不別到處 長會嘔血數盞，這傳說 瀋陽的人心是表面靜 也許過火，但外埠報紙

上却也得見「陳總長胃 病嚴重」，以及從南京 請醫生等消息。分析起 來，這種病由，恐也不 精然是屬於「生理的」 這種「騎虎」的局面 確乎令人扼腕，而又 難乎爲繼的。據說陳總 長曾表示願讓張垣傅將 軍來接手，但傅說：「 不敢不取！」

工礦淪陷破壞殆盡 中長路北至開原南至 鞍山，中間經常遭「滋 擾」，其餘地段，只怕 要內戰打完纔得修補， 平瀋線六次攻勢後隔斷 五十餘日，現在若斷若 續。「觀察」記者在三 卷九期「東北共軍六次 攻勢」一文中謂：六次 攻勢後的東北，如國內 放的一隻風箏。真是妙 喻！如今這單線風箏實 在再也經不起任何風險 了！總之，把東北今後 的情勢看樂觀點也不過 這樣：不是你多佔點地 盤，就是我多佔點地盤 ，一守一攻，一殺一衝 夾在中間吃苦的，無 非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 也。恐怕是永遠也打不 完的。

陳辭修李德鄰本部 是政府的「硬牌」，已 經對北方大局一籌莫展 。現在北方的局面，完 全靠傅宜生來支撐。遼 西緊張，傅部增援；平 定臨危，傅部援保；平 津缺糧，綏綏運濟，即 素稱毅勇的東北，現也 在強迫購糧。傅將軍能 於戰亂之中，把綏察不 毛之地弄成小康局面， 不能不說是難得。近日 國府主席手令：派傅作 義爲華北剿匪總司令， 負責指揮冀察綏綏五 省軍隊，這恐是政府對 北方最後的一張「王牌 」了。然而，今日之中 國大局，又豈是那「一 個人」所能挽救的嗎？

軍事方面，國軍固 然已成招架挨打之勢， 而其危機，實表現在經 濟的險惡情勢和物價的 急速上漲上。尤其在共 軍的攻勢聲中，物價更 是一日三變。當局實施 限價，然而有價無市。 物價的黑市仍然依舊何 級數昂貴。一年來 瀋陽主要物價增漲情 况，可列簡表如左：

戰役，兩方互相宣傳友 誼甚篤，爲到了什麼程 度呢？外方還不得而知 。宣傳很久的西北剿匪 指揮機構，馬鴻逵離兩 度被召到京，還沒有實 現的可能，只好維持現 局，仍以民主將軍張治 中爲西北行轅主任，而 以寧青兩馬做副主任， 來支撐西北局面。政府 多年在西北扶植的胡宗 南的威望，經過陝北之 戰後，給外人看穿了 戰後，原來他不過如此， 因之政府在西北還得另 謀妥計，從綏系以外想 辦法。但是複雜的西北 指揮的人，這是使得南 京方面非常困難的問題 。在西北是否還有第二 個傅作義產生呢？這一 個「人」的問題將來對 西北影響很大。共軍在 陝甘寧邊區有十幾年的 根基，在他高呼反攻， 計劃入川過江問鼎中原 的時候，在西北一時也 可無大舉，所謂「一饋 一不過是找機會佔便宜 而已。不過在情形複雜 的西北，繼續的機會一 定相當的多。如果他入 川成功，他將以四川的 人力物力向西北發展， 這樣一來美國亞洲大 陸防務的計劃就完了。

入川過江是 今年共軍的 兩大企圖

共軍攻勢的力量還 不夠，前已指出，毛澤 東在聖誕及元旦的廣播 中也似乎指示他的部下 儘量利用游擊戰與運動 戰來奠定反攻的基礎。 共軍就是在佔有絕對優 勢的東北，一年來七次 攻勢中，也多是越點攻 擊，而不是逐點攻擊。 這樣子一方面可以節約 兵力，保持有生力量， 另一方面也可擴大鄉村 的佔領區，肢解並分散 各地國軍，以鄉村圍困 城市，吃掉小據點，孤 立大據點。陳毅、劉伯 承、陳賢離開根據地， 大踏步的南進，也可以 說是根據以上的戰略而 來的。現在從黃河到長 江，遍地烽火，國軍大 的據點雖未丟掉，而平 漢南段已經變成平漢北 段，武漢數度戒嚴，汴 口、鄭、洛、徐都一度吃 緊。大別、桐柏、伏牛 部已經插過了紅旗。鄭 州信陽間河南的腹地現 在劇戰進行中。共軍反 圍剿的戰術不會等着一 個地方挨打，他在中 原的勢力已經向西向南 伸出了觸角，江湖江漢

間開始不安寧了，漢 公路上也有戰事。川西 北大巴山國軍雖已設防 ，共軍到這些地方來是 重遊舊地，而且共軍將 領和幹部中以川湘人士 爲最多，入湘入川在中 原戰事向西南移動中均 有可能。有人說共軍除 了「三北策略」外，打 算在今年「突入江南， 襲取東南，影響西南」 。這又是一個「三南策 略」。從新野經樊城常 陽到漢皋的這條線上， 在共軍入湘入川之前， 一定還有一場惡戰。 內戰在過去一年中 的變化是相當的大， 有生力量的折損與轉換 不用談，就是根據地時 候的一股惡勢來看： 這一年的變化是這樣： 國軍拿得了延安，烟台 龍口，打通了津浦路 的徐濟一段。在東北共 軍七次攻勢，一次比一 次大，一次比一次向南 移，時間上的距離一次 比一次短。河北丟掉了 滄縣石門，山西丟掉了 晉南晉東。河南全境烽 火，戰火向南蔓延，長 江交通時常感受威脅， 盼美援，美援紛紛來還 衛，軍專以外政治經濟 上的銷長變化，恐怕要 比作戰地圖上的紅線與 藍線的變化還大。在軍 元月五日

都可聽到顫抖而無力的呻吟聲，坐在居室一角的書桌已破爛得無法收拾，那裏已積存了厚厚的一層灰塵，這殘酷的寫實，又豈僅「無衣無食嗷嗷待哺」一而有「彩色骨復如柴」的呆板文字所能刻劃？尤其義軍，他們顛頭顛腦熱血，背離鄉井轉戰萬里，他們受盡了人世間的艱辛痛苦，渴望着勝利來臨，甫返家鄉，十四年來他們飢寒交迫未能見到國土重光，而與世長辭的竟達總數五分之四，勝利後兩年有餘，他們從遼遠的大西北又回到日夜焦思的故鄉的懷抱，該是何等的快意？然而過眼煙雲，踏入故土未及三月，就遭逢到這種人間地獄，就這樣無情的掙扎在死亡線上！名馳中外的抗日英雄王德林及鄧鐵梅兩位將軍的遺族也，都在與難民為伍，與飢寒搏鬥。

在每天都有凍餓以死的現今，且死亡率在加速度增大中，我們需要立刻行動，立即實行迅速有效的活命工作，再不能空談論空宣傳了。『立即實行迅速有效的活命工作，再不能空談論空宣傳』真是一針見血之談。就在這種救災之議未定而徒有廣泛宣傳的空氣中，難胞

今日東北，真正有財力，能拿得出的人，在這機冷的時候久已是深居簡出，坐在家裏面，而對着熱烘烘的暖氣或是熊熊的火爐品茗者，看看梅花，欣賞雪景，或者約二知己作爐邊閑話，以羊羔美酒自娛，再或者三妻四妾左擁右抱的恩淫慾作淫行去了。他們那裏會想到在這個悲慘世界上有人拖妻攜子在死亡線上掙扎？有人在飢寒交迫之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他們又那裏曉得給他們取暖所燃燒的是成千成萬的人的骨？給他們吃着發熱的是成千成萬的人的血？

飽暖的人飽暖，飢餓的人飢餓，然而最近這兩種攻勢顯然將要收變這兩種人生活的觀念的，在目前這種可恥的狀況不能改善，亦不能寄以希望它可能改善，且日漸惡劣的情況下，兩者之間互相交換位置的必然性是愈見其增大。瀋陽外圍最近一週間更見緊張，遼南軍事上順利的進展又被日來錦州附近瀾漫的戰雲所遮沒。平瀋軍線甫修復數日又被破壞，瀋陽西北方法庫戰爭正在劇烈的進行着，官方的廣播說在這次侵犯中查明潘毓

的共軍有第一至第十一總共十一個縱隊。一縱隊的兵力等於國軍一個連，他們的裝備聽說都不算太壞，在李立三、林彪飛往蘇境伯力請求軍事援助以後兩星期的今天，這樣大規模的行動是很使人感到震驚的。說到物價，照例又是暴漲不已，前面說的高梁米由二百元漲到八百元一斤的事實已是成爲歷史上的陳蹟，時價是每斤三千五百元（法幣是四萬元，不知此刻京滬大米每斤若干）？而且還看漲，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難得過，一小時比一小時難得過。『風雨欲來山滿樓』的姿勢是完全呈現在我們眼前了。

另外，在防守大瀋陽聲中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那是瀋陽市工務局局長兼城防工事構築委員會工程師副組長李榮倫在修建城防堡壘時，利用職權貪污流道券四千四百萬元被判決死刑。行刑前照例遊街，臨刑時他含笑說：『這是公務員的下場，我流亡十四年，回來死在瀋陽也甘心。希望執刑時蒙上我的眼睛，省我害怕，我是基督徒，作此事也不怨他人，我希望快死』。這和今年六月

行憲與出殯

包安

（觀察杭州通信）

子于三慘死後，陰森寒流便侵入這人間天堂，恐嚇和謠言，集中投向浙大，自校內的大小導報到校外的大小大小揚聲筒，一致地向浙大「敲」起「亂」來。

在三十七年四月一日，那皇皇的行憲文告墨跡未乾，一幕特務敲打學生的暴行又在浙大發生了。

於子三慘死至今，已兩個多月。最初的一切控告撤查，都已落空。退而求其次，大家希望將靈柩迎回來，早日安葬。由同學公祭一番，以表示我們一些哀悼。但連這點小小希望，也遭遇重重困難。首先在葬地及出殯的儀式上，學校當局與同學間發生爭執。同學的意思認爲於子三是農學院同學，應該安葬在華家池農學院附近。學校方面則堅持不得葬在華家池附近，因爲這一帶地方學校將來擴充計劃中都要收購，所以主張安葬在鳳凰山。同時校方堅持儀式不得隆重，一切輓

聯、標語、口號、輓歌，都不准有。這雙方僵持了一個多月，不得解決。最後由講師助教會提出折衷方案，內容分三點：一、同學放棄安葬華家池的原議，尊重校方意見，改葬鳳凰山。二、儀式則照普通出殯儀式，可以有輓聯、香亭、可以路祭，但不得貼標語，不得呼口號，不得發散傳單，不得唱歌。三、由校方向治安當局交涉保險出殯時的安全。同學爲了顧及校方實際困難，終於接受了這折衷方案。學校當局則以此方案爲基礎，向省府交涉。結果省府默認。於是決定於一月四日出殯。

但在出殯前夕，省府突持異議，禁止有何儀式。所有輓聯等物都不准有。同時更禁止在大街上通行。校長接到這個通知，立即赴省府力爭，并保證學生無越軌行動；但未得結果。於是只得同校強令同學遵從省府這一「命令」（下接十七頁）

卅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于瀋陽



瑞士三詠 孝隱女士凌卓

我在讀過多少篇瑞士通訊之後來寫這篇旅遊通訊，我在遊過多少大瑞士之後來寫這篇旅遊通訊，我又在寫過多少回瑞士通訊之後來寫這篇旅遊通訊。

我對於瑞士有幾種深刻的不可磨滅的印象，自然，這是我個人所獨有的特殊觀感：(一)瑞士美人少，(二)瑞士好遊不好畫，(三)少婦山高得動人。我願將這些一報導出來，「發前人所未發之論」，來大顯小做一下。

關於我個人所獨有的這三點特殊觀感，「言之不足，故嗷嗷之；嗷嗷之不足，故詠歌之。」我都「有詩為證」。我以這三個短點作過三個短歌，現在唱給讀者一聽：先唱「瑞士美人少」這歌，這就是我的美人哲學了：瑞士山水好，瑞士美人少。虛心聽我言，瑞士人真懶。山奇復水奇，人面未必虛。山濤而水秀，美女天生就。我聞「長安水邊多麗人」，不聞岳極高而高降洛神。人生水死亦水。(曹子建洛神賦)水流花放共長春。高山峻嶺產丈夫，巖谷美人嘆代無。嶺將西湖比西子，西子亦不生西湖。山容凝滯湖水止，湖山難產美女子。美人遊湖遊山日，山靈湖神羞欲死。瑞士山水大名垂，不產美人不足悲。寄語瑞士人真懶，傾城傾國兩無危。

無論何人，一想到瑞士山水之美，就容易想到瑞士一定也產生美人，而且應該產生絕色的美女。事實告訴我就大大不然。我在瑞士沒有尋到也沒有遇到幾個婦女夠得稱為美人的。這個，大約與瑞士的山水直接有關，與瑞士的時裝服飾及修容藝術也間接有關。還在我遊歷瑞士是一件出乎「意表之外」的事。不過，讀者不可誤會。瑞士婦女也不能說是醜陋。公平而概括的說，大部是「中人之美」。拿牠先聲奪人的山水兩相比較，有些「遜色」而已。

他的湖山呢，確是又多又美。但又有第二件出人「意表之外」的事：沒有幾處風景是可以特別入畫的。不獨我這區區畫家感覺無限的失望。就是瑞士畫家也少有作

瑞士風景畫的。各國博物館中也很少收藏有瑞士的風景名畫。這是一件怪事，所以我又寫了「瑞士好遊不好畫」一歌。

現在我來唱這第二個歌：平生讀畫已萬千，瑞士風景無幾篇。今日才知大手筆，對此湖山亦徒然。百遊不厭瑞士湖，湖光怪難入畫圖。百有不厭瑞士山，山色偏偏入畫難。誰說湖山不美麗，畫來畫去不出奇。水晶球內畫水晶，八面玲瓏無妙趣。(我將這首詩譯給瑞士當代大畫家古模爾君看，他讀到這兩句，拍案叫絕，說打動了他的心坎

深度。湖上水，水邊天，畫天畫水又畫船。雲外山，山中雲，畫山畫樹又畫人。山水人物一大片，幅幅畫成亦常見。漫遊瑞士不留圖，我與古人無怨。旅行遊客不必考，瑞士名家亦不少。本地風光本地人，幾人曾將大筆掃。瑞士畫史大天才，先數資本實德萊。(Hoflein, Heidi) 兩贊一生多傑作，國內山水畫幾同。再古馬戲與魏茲

(Madel, Wils) 畫筆大醉飛小紙。看瀛馬魏名畫集，瑞士山水亦無之。我來處處正花開。百鳥聲中酒一杯。(冬天也有冬天的花香鳥語。)山靈知我無畫興，故遣蝴蝶入夢來。夢作蝴蝶更喜花，飛入花叢認老家。蝴蝶好遊不作畫，細向家人說根芽。不來瑞士紙說好，來遊瑞士方知巧。瑞士好遊不好畫，蝴蝶飛飛周周了。

少婦山 Jostfation 在瑞士南部，高四千五百米突在瑞士與在歐洲的高山中，牠算高了，但不能謂之高出一切。在我攀登過的高山中，牠算高了，也不能謂之高出一切。然而當我遊到少婦山頂之時，就覺得牠高得動人，不知是什麼原故，或者因為我也是一位少婦的原故吧。

請聽我這個「少婦山頂放歌」吧：我到人間第一峯，人間說我在天中。山下萬家開燈火，峯頂猶照落日紅。嗚呼！嗚呼！幾幾乎高幾幾乎！自古曾有幾人直上峯頭來。到此問天天應語，到此飛雁雁應回。(遊遊南岳山有高峯曰回雁。)數千百里大口笑對天開。(一望無際，蔓延瑞士法國意大利，高峯錯落，均以巖名。)笑天胡為不公道，問天胡為不悲哀。莽莽衆生天所生，生老病死白骨傾成堆。忽忽浮生數十載，紅羊赤馬又戰爭。殺伐都作規餘灰。何必生人又死人。何苦不許花長春。深山何必生老虎。春和何必生蒼蠅。杜子美，蘇東坡，德歌特，法魯哦，文豪詩家生得好，胡為又說文人厄運一生受苦磨。希特拉，末路時，報死說，人猶疑。何必生此瘋狂漢，舉世皆欲廢其皮。黑衣宰相稱雄二十年，嗚呼！命到黃泉。奉陪姨太太，四足都無懸。何必生惡鬼，殺斃殺人萬萬千。嗚呼！

這大天戰，瑞士幸而沒有捲入漩渦。自然，在戰時一切社會生活也大受戰事的影響。戰後兩年以來，到現在，衣食住行，可謂完全恢復了舊態。當戰事初停，我即來遊歷瑞士。當我清檢行李時，我有過一首「口占」：「琴棋書畫詩酒花，柴米油鹽醬醋茶。算來件件都要帶，亂世旅行似搬家。」以上十四件，琴是樂歌琴譜，米是麵包餅乾，(或者用火柴一項也可充數)其餘十三件，件件齊全，應有盡有。我這次來遊瑞士，絲毫也沒有這些感想。到瑞以後，除了「生活昂貴」一點以外，物質方面也無任何困難。總之，這次之遊，確是旅行而不是一搬家了。

在日內瓦的舊國聯，已經成了和平古廟。現有聯合國許多機關分設廟中。廟中香火，稍現熱鬧。在日內瓦城中，今年國際會議，已有七八次之多。這城中惟一的一中國國飯館，人人喜吃。中國古老文化的書本，也有不少的外國人喜讀。等到中國文化與中國飯菜一樣受人欣賞之時，和平廟中的菩薩就會神聖不可侵犯的了。

一九四七年聖誕節後二日寄於日內瓦盧馬島時旅舍

讀諸先生：我們最近已兩度增加售價，自本期起，又將售價提高為一萬元一份。我們過去每次調整售價時，都有詳細的說明。現在又要增加售價，真是危險之至。但是既然審判物持久出版，就不得不謀收支的平衡。最近紙價的狂漲，言之心悸，最高竟沖到二百三十萬左右一令。排印工也漲了價，員工的新金亦須提高，各種開支激增，不得不再度提高售價，希諸讀者原諒。

合訂本自一月十六日起，每冊售十萬元。掛號每冊另加五千元，紙掛每冊另加五萬元。

本刊登本期刊起 每份售一萬元

中宣部(五)利新第一三〇九號 郵政登記證京警字第一一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每份售一萬元